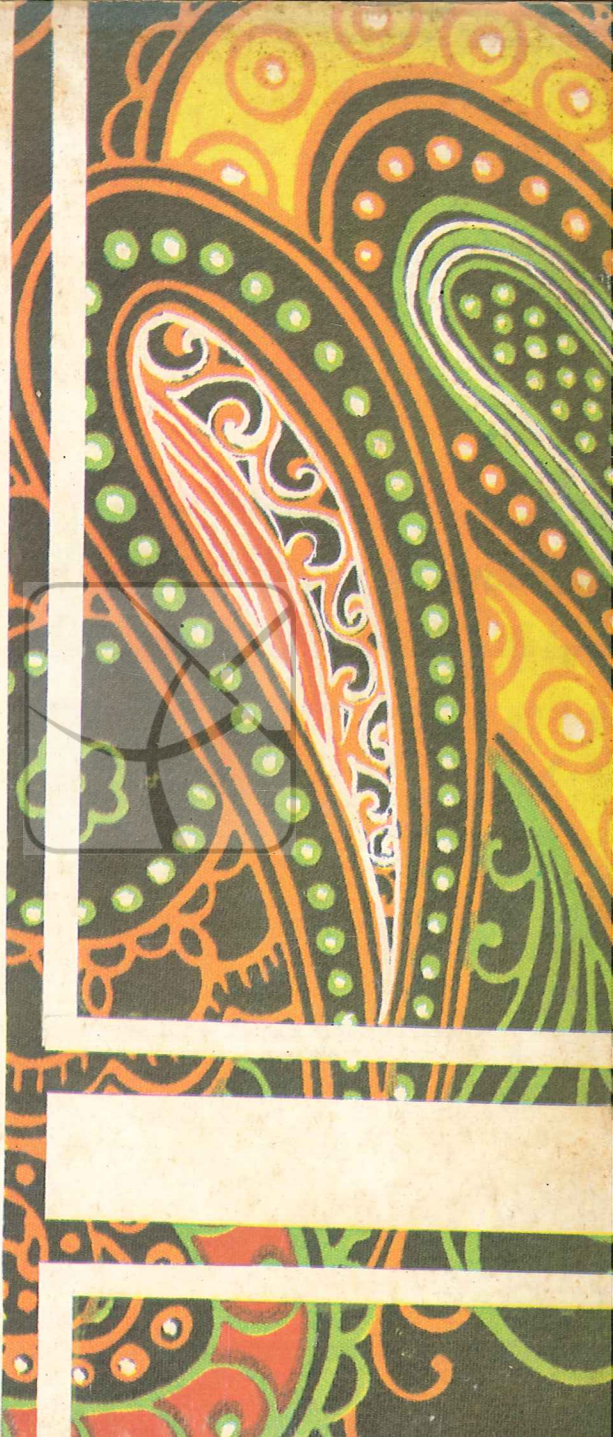


萬里星天

清彊著



本書獲得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萬里星天



清彊 著

目錄

序		
第一輯：萬里星天		1 45
第二輯：夢與現實		47 79
第三輯：爪痕		81 103
後記		

自序

在星光下、在湮遠了的日子裡，我曾做過夢，也曾有過嘆息。生命的際遇，生活的磨煉，或許是促成自己早熟的因素。還未進入學堂，自己的足跡已經踏遍了那片田野，嚐受父母那種流汗的滋味。在窮鄉僻壤的環境裡，自己難得有幾個友伴；於是，陪大人勞作的時間多，嬉戲的時間少。忘不了那些歲月，每個清風送爽的夜晚，萬里星天下，父母親和三幾鄰里的叔伯在屋前樹下納涼聊天，自己也陪在一旁，或靜聽，或插嘴發問，或仰望遠天，喜悅於星顆的閃爍，悄悄地織夢遐想。

童年的夢，當然並不盡是美好的。貧困的生活，一再地考驗着父母親，也一再地教育了我。我曾有過苦惱和失意，但父母親的不斷掙扎却曾經給了我無限的激勵。在最艱困的時刻，我都不敢輕易失望。這樣，在半工半讀中，我唸完了整個小學和中學課程。自己是長子而不致於像弟妹般地半途輟學，算是幸運極了！然而，我又何忍看着弟妹們輟學呢？在許多疏星淡月的夜色裡，我漫步在小村的泥徑上，痛苦地思索着，爲了家，爲了前途，也爲了生命的意義……

生活裡有過多不能忘懷的經歷。特別是唸中學的那段日子，早上上學，下午務農，晚上則到城裡去教補習，真是夠匆忙、夠緊張！在該靜坐下來溫習功課的夜晚裡，自己却把時間拋售給別人，頭上頂的是萬里星天，脚下踏的是匆匆的鐵馬。那時的感情，是最豐富的了。於是，也顧不了自己的文筆的拙劣，竟寫下了「萬里星天」這樣的東西，貿然地在報章上發表了，十年后的今天重讀這篇粗劣的東西，當時的苦楚與感受依然沖擊心懷，實在不捨得丟棄它，遂把它收在這本集子裡，並用作書名，紀念我生命裡的一段經歷。

踏入社會后，仍不乏在滿天星斗下奔波的日子。第一次離家，是到遙遠的南方去受訓。當時母病在床，自己爲了減少她的牽掛，只好瞞騙她，說是到兩百多里外的都門罷了。那一夜列車在軌道上奔騰。漆黑的天際間，幾顆疏星，想起這一去，又不知道前程如何，一顆心儘是起伏着。而后，離家好幾百哩外，在東海岸的土地上，曾不止一次地夜裡趕程，猶如趕着一條無盡的路，這時候的感受，又與從前的不同……

萬里星天下，有許多日子，我匆匆地奔忙。許多悲哀的時刻過去了，許多充滿挑戰的歲月還會到來。生活恆在考驗着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保持那股勇氣塗塗寫寫的，或許是常常促使自己激動不已的生活經歷吧！這些日子來，工作與閱讀之餘，在那扇向南的窗下，簡陋的幾案前，面對窗外的點點星光，我一次又一次地以笨拙得叫自己臉紅的文筆寫下了自己的體驗、感觸以及期望。我不

敢企求什麼。我只是記錄下生命的點點履跡。我並沒有對自己的貧苦和艱辛的經歷感到悲哀，我也沒有對生活感到失望！相反的，我珍惜生命裡風風雨雨的經歷！是這些考驗，使我更堅強地振作起來，也使我的腳步更穩健地邁前。

這本集子，是我散文習作的處女集；對它的出版，我不敢存有太大的幻想。在目前，文藝的道路也如我過去所體驗的那段生活一樣，是艱辛而崎嶇的。但又何必失望呢？在最黑暗的夜空裡，三兩點星火，也還是能發出瑩瑩的亮光的。只要星火不滅，人間還是有希望的：熬過了長夜，不就是黎明了嗎？在萬里星天之下，我不只一次地這樣想望着。

我應該感激養育我長大的父母，給我鼓勵和幫忙的師友，使我有勇氣和信心在星光下漫長的道路上前進。我最大的悲哀，是兩年前父親在生活的波濤裡吞聲了。他的生養之恩，我愧無以報，願以這本小小的冊子，獻給他，在天之靈。是爲序。

（一九七六年末、吉打）

萬里星天

總是，一個人踏着古老的「鐵馬」，走在淡淡的夜的星光下。這樣，匆匆忙忙地，忘記了去計算那熟悉的街燈樹影，更忘記了去計算許多已失去和未到來的日子。

——這就是我這段日子來的生活縮影了。

這種可謂天天接近大自然的生活，雖然也自有它的樂趣，可是，日子久了，就難免覺得它的平淡。這種本來就缺乏了生氣的生活，又怎不平淡呢？

可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種煎熬，我要生存下去，我就得接受這種煎熬。

於是，一個人就總是很落泊的在萬里星天之下匆匆地走着。本來清風撲面，周遭寂靜，該是滿腦袋皆是詩感才對；可是，不知怎的，我這個本來就不很靈活的腦袋，却越來越變得像冰霜般的呆板了！

或許，太過匆忙枯燥的生活，是會使人失去靈性的。

每一次，抬頭眺望或默數那璀璨的萬里星天時，我就不竟然地這樣想着。這些日子來，我到底寫了幾篇詩？我又到底寫了幾篇值得一讀的文章呢？

雙手空空，徒有獨對那滿天星斗輕嘆罷了。而它們總是閃閃爍爍，閃閃爍爍的，是在可

我憐？譏嘲我？迷惑我，還是……？

當時接受這份得天天冒着夜露的工作，原想只是暫時性的罷了；只要自己的經濟一旦改觀，生活不再這樣窮困，我便會拋下這份工作的。可是，誰知一做了下來，就是一年多。而今，處境並不會改變；而生活，却由開始的新奇改變為如今的平淡了。

這，原也不能怪甚麼的。我想，能夠澈底窺探我的生活實況而了解我的，當非那最熟悉的萬里星天莫屬了。

匆匆忙忙地，在這些夠流水化的日子裏，我竟連好好的坐在案頭，仔細的研讀一本好書的機會也沒有；不特如此，校內的功課也只能馬虎搞通，不能作更精細的研究……這都是我為遺憾的，而遺憾又怎樣呢？

幾次，走在夜的冷風中，頂着那萬里星天，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把一切悲哀的都哭走。然而，我沒有這樣做，男子漢的倔強叫我挺起胸膛，抹乾眼淚。生活的力量更叫我站穩腳根。

畢竟，我並不會真正正在生活的洪爐裏倒下去。

不只一次，走過夜的公園，見到成雙入對的情侶正徘徊談心，靜坐絮語……沉醉在星光下的羅曼蒂克的氣氛裏。朦朧星光下的大地，本來就是屬於年輕人的，更是屬於在愛河裏織夢的青年人的！

想及自己，不禁黯然！我本來就是一個被遺棄在幸福圈外的青年人。我只有望着那道會閃光的幸福之門掙扎。

懂得享受大自然的人，萬里星天，實在是不能被遺忘的大自然佳景之一，多少詩人墨客，從中獲得了靈感。我也曾經企圖做一個繆思的追求者，但如今，夜夜熟對那眨眼的星顆，却感覺不到有繆思的存在。

這該是我最大的悲哀。

一個人最好是不要回憶過去；若一旦回憶過去，則孩提時在星光下嬉戲，尋夢及聽長者的神仙故事時的天真無邪，活潑幼稚的情景又要闖進腦海。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星天下，十多年前和十多年後的情景，恰恰相反，前者的歡暢更易顯現出後者的悲哀來。這，難道不值得有靈性的人放聲一哭嗎？

神秘也好，莫測也好……那萬里星天裏許多搔眉弄姿的精靈，總彷彿要給這不很寧靜的人海點綴一些兒甚麼似的。

於是，多少人以多少不同的際遇及心情走在那萬里星天之下，接受星光撫慰，也接受輕風吹拂……。

對那滿天星斗，我已不再感到陌生了，但對我自己的生命之路，我却始終茫然……我知道，我可以付出整個的生命和力量去踏一條路，但我不知道我所踏出的是一條怎樣的路。

這樣想着，就更覺得那萬里星天是很落寞的了，一如我落寞的心，落寞的身影和落寞的步伐……。

我說過我可以忍受一切生活煎熬，但到那一天呵，我才能向大地的母親宣佈：我已拂去我滿身的落寞。

奈何萬里的星天裏，總飄着如許的莫測。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風雨歸程

過了碼頭，許多歸心似箭的人都像我一樣地匆匆趕到車站，西面海的那一端彷彿有無限磁力，把整個太陽吸了過去，再以殷紅繽紛的霞光娛悅這快和太陽訣別的蒼穹。這是個屬於遊鳥歸巢，浪子返家的時刻。許多人的匆匆，都爲了家的溫暖，我又何嘗不是呢？

經過了幾十年風雨的北海巴士車站，在暮色裏更顯得悽愴。北上吉打首府亞羅士打的巴士已經坐滿了人，只因開行的時間未到，它還是那樣懶散地佇立在忙碌的碼頭旁邊。聽着對岸的潮聲，讓四十多雙眼睛在車裏焦慮。自己想擠上去佔個小位子，可是已經不可能。等下一輛巴士，或許得再呆上半個多鐘頭。算了，趕程的人兒，時間如金，只好多花幾角錢，改坐小輛的「的士」。

每次出門，父親總是吩咐我不好貪快坐「的士」：他老人家真嚙嚙，什麼小輛車較易發生車禍，危險啦，什麼巴士車很安全啦……但這一刻想起到家前天已黑，一顆心再也顧慮不到安全不安全了。人對所做的事有幾分的顧慮是好的，但是如果太過於顧慮的話，大概什麼事情都做不了的。是不？

「的士」開行，直向北上的大道奔馳。涼風潮湧般的越窗撲面而來，使人倦旅的心神爲

之振奮。車窗外的景物歷歷奔來也歷歷退後，始而大廈商舖，繼而林木樓房，時而椰影，時而平原……幅幅交遞中，實在目不暇給。

北方的天際忽然陰黯下來，車越向前急行，陰黯的幅度也就更加蔓延開來，那分明是烏雲的聚合，也分明是風雨的前奏。風吹更急。如果雨落下來，這歸去的路將更難行。我有點懊悔，爲什麼選擇這種雨晴不定的日子出遠門！爲什麼在這一刻趕着歸程！

心在埋怨中，雨點却一窩蜂似的到來。烏雲染黑了整個天空，比一塊吸水紙被一堆積水染濕還來得快。嘩啦嘩啦，雨必是撒嬌，天必是洩氣，於是，我們四位因同道而聚在同一車內的搭客，只好悶在心裏——怎能不悶呢？趕程的心要早點到達目的地，但這陣雨却迫得司機降慢駕駛的速度。

而且想起雨天駛車的危險性很大，萬一出了什麼亂子，爸爸的話猶在耳畔，不豈羞愧得無顏見他。噢，這有點近乎亂想了……只是，雨在傾盆着。

車子的四扇玻璃窗都被緊緊地關了起來，雨打在上面，朦朧了我們的視覺。車窗外的山河，盡隱到白濛濛裏去了，浸着寒冷。司機駕駛盤前面的玻璃，盡爲雨水所濕；雖然，掃水器一直在轉動着，但他很辛苦地探索前面道路的情形，我們覺察得出來。時速由未下雨前的五六十哩降到三四十哩，最後降到二十哩。蹣跚的走着，還是使人放不下心。我們的車，像病後的老漢，小心翼翼但却有氣無力地前進。本以爲自己走得很慢了，一路上却還發現有許

多因雨路難行而停立在路旁的車輛。這一發現却使我有一陣子聯想的興奮；自己搭的「的士」彷彿一個走着一條最艱巨長道的人，路上有許多人都停歇下來了，但他還是英勇地刻苦前行。這一發現不是很能給人啓示嗎？

如果說白濛濛的週遭是一種很使人遐想的風景的話，那麼，自雨下後，一路上的風景盡是這些了。大家都說「人海茫茫」，而雨落在田野上，落在橡林裏，落在遠方的山，落在近處的路，成了雨的海。這「雨的海」確是茫茫的。草木在其間，皆被隱沒；人在其間，又何嘗在？

人確是渺小的：一葉扁舟，常常不能不使人感歎天地的浩瀚。那一年帶母親出來板城醫病，也正是一個風雨連綿的日子。在車上怕她寒冷，給她披被；迢迢路程趕了出來，只希望她早日脫離病的苦海，卻沒想到她一躺就在床上躺了八年多。人確是渺小的！

「的士」在風雨裏摸索前進，就如汪洋裏的那一葉扁舟，一葉可憐的扁舟！

這樣的想着，歎着，歎着，想着……目的地已逐漸在縮短中。風雨歸程，落得一身沒趣，也真夠我消受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七日）

那段日子

我永遠沒有忘記，在那段淒風苦雨的日子裏，常常午夜夢迴，呆望着漆黑的邁遭，想起今天，痛苦得滿是槍痕的「今天」要怎樣渡過呢？

「明天」總是遙遠而黑暗的！憑欄處，幾顆寂寞而慘淡的星光，能給我多少安慰呢？

痛苦的命運，總使我悲哀，那個時候，走在長長的夜路上，天是黝黑的，大地一片茫茫，我彷彿汪洋大海裏的一葉孤舟，在爲失落了的方向而掙扎；漫長的人海裏，每一個以淚洗臉的日子要怎樣過去呢！

別人都像有巢，有溫暖和愛的禽鳥，接受陽光的洗禮，接受生命的恩澤，自己雖然也有一個可歸的巢，但這個巢却不是溫暖的。走在猛烈的陽光下，有時候一顆心却出奇的冷，誰能相信與了解呢，一顆小小的心，竟不能對生活作出更大的期望；盤旋在腦子的，總是，父親在爲滿身的債搖頭，母親爲滿身的病呻吟，還有，一羣本該讀書但却失去機會，因而徬徨的弟妹……一切無情的慘酷的現實，像千把箭向我襲來，我怎麼受得了！怎麼受得了？

生在貧困的家庭裏而身爲長子，我的痛苦是雙重的，我的感觸是複雜的。別人說，痛苦的生活容易使一個人早熟，我却很難了解，早熟給人帶來的意義是什麼。人生最怕沒有目標

，在痛苦中，連自己的目標也模糊，前途像霧一般迷濛，怎能不低頭嘆息！

若不是父親生意失敗而染上了賭癮，母親便不必這麼操勞過度而致病倒。而今，父親負債纍纍，弟妹們都被迫停學了，我還有什麼心情留在學校裏聽取師長的訓導呢？一想到這，我就徬徨。

那年的年終考試，我根本沒有心情把書本溫習，連下一年是否有書本好讀也感到茫然。天地這麼大，突然間自己却渺小到幾乎不存在。對着整天搖頭嘆息的父親，我知道他是不能在下一年給我繳學費了；如果我還想繼續讀下去，我就必須自己想辦法了。

自己年紀又小，一個讀初中預備班的學生能出來社會上做些什麼呢？自己苦苦思索。終於到大城市裏的大街小巷賣起冰淇淋來了。當時我有一個念頭；縱使我賣了冰淇淋，仍不可能維持自己繼續求學下去的話，我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幫助一下家庭……

那段日子，我見到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所未見過的。當一個人懂得了悲哀的時候，他的思想已不再單純了。對於整天東奔西跑的生活，我已感到相當害怕，每一天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家來時，我總是認為父親的處境若能一下子改觀過來，「明天」我便不必出去和風雨太陽掙扎了，那將多麼美好。可是，縱使我對賣冰淇淋有多麼不願意，但當我聽到母親的呻吟時，想起她的辛勞，自己總感到無限激動，隔天又跑到大街小巷裏去見諸多陌生的臉孔了。

如果我失去讀書的機會，我自然悲哀；但如果父親的債無法清還，我會更担心；如果母

親的病不能醫好，就是我最大的悲哀了。貧窮父母，生我夠勞，每當母親枯乾的手摸着我的頭時，我就有更深一層的感觸。

我最大的興奮，在於隔年開學時，父親竟決定讓我繼續讀下去。但接着下來的一連串經濟問題，不但我應付不了，就是父親也搖頭……

啊！就是那段淒風苦雨的日子，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裏，使我不能輕意鬆弛自己握舵的手

（一九六八年九月廿三日）

雞聲滿學院

這裏本來是聽不到公雞叫曉的，可是，我永遠忘不掉我們新生初到這裏時，被舊生在大清早拉了起來，到每一個舊生的房裏去裝雞叫，發出十分「好聽」的喔喔聲。不只叫罷了，還要一面用雙手拍動身體雙側，好像公雞飛上屋頂上拍動雙翅似的，多夠「神氣」。於是，在那整整一個星期的「迎新週」裏，學院裏的「雞叫」聲真夠「悅耳」，大「暢」舊生的「心懷」。

怎麼啦，似乎舊生「迎」來的就是我們這批沒有翅膀的「公雞」。沒有來學院前，心理早有準備，知道我們是會被「歡迎」的，但是，在家時卻沒有想到要作「雞叫」的「預演」——這實在是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想想自己在清晨的雞鳴響遍滿村的環境中長大，現在環境一變，突然代替這些偉大的生靈把貪睡的人叫醒，也怪「有趣」且可自以「安慰」的。平時偶而興緻來潮，學狗吠雞啼三兩聲，那不過是「洩洩」心中的幾分「野性」感情。而今，一道「命令」下來，要清晨五時半起來啼醒舊生，這可不是甚麼「發洩野性感情」了。好在人是萬物之靈，這兩下「啼」的功夫，並非「天下難事」，只要敢開「尊口」（舊生面前，不開也不能，是不是？）想像自己「非雞莫屬」（人本動物嘛！），便可一「學」就成

，「啼」就「驚人」。真的，當我們新生排起隊向他們學習「啼」這一套「功夫」時，「啼」得神妙，舊生們無不拍手呼喝「叫妙」呢！現在事過境遷，只是想起來，心中還存「光彩」。

於是，每天清晨，當我們正在好夢最濃時，便會有人敲門進來，叫我們起來「進行我們的任務」。臉沒洗，牙齒沒刷，睡衣沒換，這都是不大要緊的，最重要的是集合起來，及「時」報「曉」。自然，「曉」是「報」了，但舊生未必全醒起來。於是，或三五成羣，或單獨一人，我們便被「逐」到每個房間去叫醒舊生。「喔喔」聲此起彼落。有沉長的，有短促的。有「啼」起來如「老」母雞的，有似未成熟的「小」公雞的……但不管如何，只要你的「啼」，便算「盡」了「責任」。當然，你必須「啼醒」房裏的舊生，若「啼」不醒他們的話，則表示你這「公雞」無用，繼續「啼」下去就是了，有些好的（有同情心也）舊生，你一「啼」，他們便會醒來開門，使你不得不感激欲「跪」；有一些，明明醒着，但你沒有「啼」個夠，他們是不會「爬」起來的。有一些醒起來後，便把你大罵一場，說你驚醒他們的好夢。自然你得向他們道歉，表示自己是「隻」「蠢雞」，服務錯了「對象」。

由此，在舊生的嘻嘻哈哈中，「迎新週」在學院裏便充滿了一片「雞叫」聲。「迎新週」過後，學院靜了下來，真有點「不慣」呢！

想不到，在舊生的教學實習期間，「雞啼」聲又「死灰復燃」，重新在學院的宿舍間出

現了。只是，這一回當「公雞」却不是新生，而是舊生本身了。怎麼啦，難道他們突然間變了形長了羽翼？非也！原來，因學院附近的學校不夠，許多舊生都被派到離開學院好幾十里外的學校去作他們的教學實習，於是，他們必須很早便起身：有些清晨四點半便起來準備出發。起身後，或者是「興奮」，或者是爲了發洩自己的「基本感情」，他們也就喧嘩起來，有呼喊的，有唱歌的，也有發出「喔喔」雞叫的。或者是「雞叫」最夠「刺激」，於是，這一隻「雞」「喔喔」之後，那邊一隻「雞」也跟着「叫」起來，此起彼落，真夠「神妙」！無庸多談，學院的宿舍裏又是充滿了一片雞鳴聲了。

在「天然雞」不能存在的學院裏，有人願「代雞行道」，我們那有不致以「敬禮」的！是以記下此文，聊當「有趣」。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三日）

風

這並不是一個下雨的季節，但却多風，白天，風是怎樣來到學院的，沒有人會過問；世間有許多事情，好像就是天生那麼自然似的，誰也懶得去追根究底。這也好，讓風吹拂過來；雖然有時把更乾燥的氣流帶來，但未必永遠是如此的。下午時刻，在沒有雲朵的藍空，太陽是近在人們身邊的火爐。在鋅板下的課室裏，有許多雙眼睛都是盹盹然的，而講師那張嘴，還是像播音機那般的播送着。最後擠出了課室，一躺在床上眼皮便蓋住了。天氣真的會把一個人弄得懶散的。在週末的下午，碰上了同樣的藍天，同樣的烈日，一個人就會很不自在。氣溫一上升，腦袋一漲，整個人就暈了起來。許多次我抵擋不了睏味，只好到睡鄉去赴約；不過，醒後頭腦更沉重，那可不是好受的。所以，我總是儘量設法去睏，我去睏的最普通方法就是冲涼。那一個下午，沒有風，室內悶熱得如同熱鍋，我忘記自己冲了多少個涼，只知道眨眼間便去冲涼房一次。那天，或許是冲涼過多吧，晚上人便不舒服起來，只好到病院找護士討藥去。

自然囉，不必多說，沒有風的熱午是使人窒息的。誰願意躲在密不通風的室內，像油鍋裏一條香蕉，被熱氣「炸」得毫不自在呢？每年那個必須到來的旱季，我想起小狗在門前伸

長着舌頭，想起乾枯的池塘，想起滿是塵泥的路，想起趕程的人流着汗喘氣……啊，我不禁一陣心寒：那是一個過於怕人的季節。

盼望風來，於是成了心裏一種原始而殷切的企求。沒有課上的日子，如果在室內，最爽快的是躺在床上來個真寐或假眠；不過，私心裏還是希望能好好地讀一讀書。窗開向東，鋪入眼簾的是一片原野，再遠處便是樹林了。白雲掛在蒼穹上。風一吹來，看得到原野上的草在擺動；柔和的青綠，沁人的涼爽，都一併湧向自己而來。呼一口氣，腦際出現遠方那一個浩浩的海洋……啊，自己無端端的豐滿了起來，彷彿從肉體一直富裕到精神，尤其是後者。

我很喜歡窗前的書桌，更喜歡在風中閱讀。未到學院前，有許多清風吹爽的黃昏，自己是手中一卷，或報紙或雜誌，靜悄悄地坐在屋旁的客遮里樹下渡過的。清風穿過你的髮絲，振頓你的精神，一個玉人的手輕輕地撫慰你，也不過如此吧！

黃昏時，多情的風常會到訪學院，特別是我們這些窗口向東的男生宿舍。風大時，我們打羽球練習常常受到干擾：明明球是描向對方的，但球一離開手，飄落的命運却在風的手裏了。那是很掃興的一回事。掃興之餘，檢一塊陰地坐下來，看雲飄，看鳥飛，看草動……或者談談心事，也實在夠消磨一個黃昏了。

近來風大，夜半常常得摸黑起來關窗。窗外陰陰的天更深沉了。許多往事常會湧到心頭

。在故鄉，在那段無知的歲月裏，在寒冷的夜中，母親常會起來替我們蓋被，怕我們受寒。可是，這些歲月已經烟化了，而空間的距離，又是那麼的遠，那麼遠！

風吹起的時刻，我有一個期望：讓月亮在高高的天上照着，願有知的朋友都相聚一起，互訴心懷，忘了夜，忘了時間的腳步聲……

可是，我許多的知交都已東奔西散，輕輕的風，你可曾帶來了他們的訊息？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雨的懷想

朋友從稻花飄香的故鄉寫信來，說這些日子成爲雨的手中寵兒了，他想知道我這裏有沒有雨。他的問號像初茁的幼根伸到我腦的泥壤中，越發使我產生懷念故鄉之情。啊，雨，還有問雨的人，你們真夠人思懷！

說雨是大自然的景象之一，我却忘記了去計算有多少的日子是消失在雨的懷抱中的。也不能說自己對雨特別有緣，只能說在這多雨的國度裏，自己的感情血液便無端端地被雨滲透進去了。

越過了五百多哩的山河，來到這半島的南端，自己像一隻脫籠的鳥，開始嗅到了新鮮的空氣；但這種空氣裏却有幾分陌生所給帶人的驚惶：不！是十分的陌生所帶給人的驚惶。——在不同的時地中，不同的景物聲韻都一齊向視野聽覺闖來，這是生平中一種多麼不尋常的經歷。最少，在我，在一個不會真正出過遠門的鄉下佬，這種感覺是夠新奇的。心底裏只覺得，自己總算是飛出來了的人，提筆時却寫不出這份不能言喻的情懷。

就這樣離開了家人，離開了培育自己長大的故鄉。在這一個大家庭似的學院裏，生活對我是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家有家的溫暖，學院有學院的快樂；可是，在這種快樂之中，我總

覺得遺失了一些什麼似的。每天，有同學朋友到房裏來坐談，談到高興處，大家放聲大笑，但笑聲過後，却引來我更多的沉思。那一些在家的日子，也常和父母弟妹聚在一起言談，有過互相爭吵，也有過互相歡笑；特別是那些風雨連綿十月天的日子裏，田裏不能去了，只有呆在家裏，談笑解悶，但有時却越笑越悶。雨像長氣婆般的在屋外喧嘩着，在室內，大家雖深感生活的痛苦，但親情的關注却是一種溫暖。而今，這一切都遠遠離去了。當然，這不是說學院裏的兄弟姐妹不能給人心靈上的溫暖，而是此溫暖非彼溫暖也，此一種的收獲是另一種的損失。可是，爲了前途，許多人不得不忍心拋下家庭的溫暖，集合到這裏來。這又是一種收獲呢還是損失？

這幾天當然有雨，南北馬不過幾百哩之遙，天氣的變化也不會相差得那麼遠吧！那一天和李到街上去，不料却下起雨來，在百貨店前躊躇躊躇，雖然是他們不受歡迎的顧客，但却爲他們的點綴了熱鬧。我無心觀賞店裏的貨物，却爲一街茫茫的雨而沉思。記憶中不知是第幾回了，父親及家人爲了每日三餐，常常得冒雨在傍晚的田圃裏把菜苗移植。雨淋在身上，濕透了衣服，但却濕透不了人們求生計的壯懷。茫茫中，雨彷彿向我淋來，淋濕了那片田野，但一顆火熱的心還是溫暖着。後來，雨稍微停息了，我們冒着綿綿細雨在街上奔馳，猶似落泊的浪子。這是美麗的情境，但却有痛苦的懷思。浪子闖天下的勇氣多可羨慕，但他們無家可歸的情懷又多堪憐呢。

雨落學院的時刻，我們躲在學院的宿舍裏。望雨，雨像多情的絮語者，在我們的耳畔傾訴。遠離家門的人，對雨懷古，實爲常情。我們有單獨對雨發呆的時刻，也有在雨聲裏聚談往事的時刻。雨中的燕隻，矯健如昔，自由翱翔，我真想變成燕兒一隻，冒着風雨飛回去，看看病中的母親是否有痊癒的徵象，看看年小的弟妹是否生活得愉快……啊，這一切，又何啻不像夢一般，隨雨而來，但懷念的情懷未必隨雨而逝呵。

我談不上是否愛雨，但雨實在是容易撩人情懷的。

（一九七〇年六月廿一日）（于新山）

風雨瑣憶

窗外，風吹雨洒，盡是朦朧的一片；凭窗靜眺，我企圖從濛濛的烟雨中尋捕一些什麼——有時候，當清閒無事時，整個腦海就會漫無目的地奔馳，結果是有收獲呢還是有所失。只覺得茫然！雨帶來了閒適，也帶來了我一顆不定的心。昨天才接獲妹妹的來信，說媽媽又病了；我很想即刻飛回去看個究竟，然而，日子總是烟雨蒼茫，我該如何展翅呢？

我痴痴地望着窗外，嘩啦嘩啦的雨聲，掀開了我的記憶之窗。我不能忘記那一個破陋的家，還有那一張枯瘦面又多縐紋的臉——母親的形象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彷彿聽到她在喚我……

(一)

是風吹雨洒的時刻。

雨已經下了一整天了，媽媽呆在家里，愁眉苦臉。整片田園在嗚咽中：剛萌苗的新苗，快可收割的菜棵……一切都浸在寒冷里，柔弱地抖擻着。

媽媽不能到田里工作，在家里雖然一樣地做這做那，可是，她的焦慮的表情却不能掩飾她心中的痛苦。她餵了豬，又餵了雞，呆在家里時，一手持針，一手拿衣，她正在修補家里

的舊衣。時不時她停下手中的針線，抬頭看看屋外，看看那個充滿了烏雲的天。

「媽，你爲甚麼總是看天？」我問她。

「唉，這場雨要下到甚麼時候呀？」她嘆了一聲。

天漸漸地黑了。夜晚將至。「唉，你爸還沒有回來。」母親又嘆息了：「他昨晚又整晚沒有回來，爛賭了一整天，不知又輸了多少錢！」

我坐在媽媽的身旁：「媽，爸爲什麼這麼喜歡賭博？」

「這是他的壞品性！你長大后，千萬不可學習他那好賭的行爲。」

那一晚，媽媽叫我自己一個先上床睡覺，她撐了雨傘，帶了手電筒，摸黑到城里叫爸爸去了。我躺在床上，又冷寂又恐懼，想這想那，一切都是可怖的影像——會兒鬼魅出現，一會兒是媽媽滑倒在路上……而屋外的雨滴滴答答地落着：我身處於一個極端陰森的環境里。我用被單蒙起了頭，但小小的腦子却在胡思亂想中。漸漸地，我似乎在朦朧中睡去了……

那個夜半，我被一陣吵聲驚醒過來：媽媽坐在地上邊哭邊罵，爸爸則一邊喝酒一邊回罵媽媽……當然，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吵架，但那夜的煤油燈光里映着的兩張憔悴的臉，以及那如泣如訴的雨聲，給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太深刻了。

「爲什麼爸爸要賭博呢？爲什麼爸媽兩個人每次總要吵架呢？……」在那個還未上學

的稚齡里，我實在想不通！

不過，我早已學到了悲哀的滋味了：我倚在母親的身旁，低低的抽泣了……雨聲與淚影，哪一樣比較懷楚呢？

(二)

雨落得小溝里的濁水急流，嘩啦嘩啦地，濤聲陣陣。

低窪的地方，早已成了澤國，濁黃的水漲了起來，淹沒了草，也淹蓋了一部份的菜苗。冷風瑟瑟，我坐在床緣，倚着窗畔，雖然披着厚厚的衣服，但仍然覺得冷。母親走回來，摸摸我的額角：「躺在床上睡吧！我再給你弄些藥來。」

吃藥，我是害怕的，然而，有病在身，我怎能不吃呢？

一切都怪自己好玩！

前一天，風吹雨打之后，溝渠里也是水流湍急，溪澗里的水充滿了活力和誘惑力。在天空的遠遠近近，燕子展翅飛來飛去，捕食牠們所能捉到的昆蟲。在低窪而積水的小潭里，鴨子與高采烈地嬉戲着……這一切都給了我無限的誘惑，於是，我冒着微雨，到小溪摸魚去了。

生長在沒有什麼鄰里及友伴的環境里，我只有在孤單中自我尋求歡樂。雖然沒有朋友相隨，但摸魚却是情趣盎生的。涉水弄溪，我忘了家，忘了還微微下着的雨……

回家后的夜里，我竟發起燒來，急得媽媽滿頭大汗，我迷迷糊糊的，整個人實在不舒服！媽媽隨我輾轉了一夜。她並沒有罵我，只是勸我今后不好去淋雨了。

我望着窗外，想着媽媽一夜不得安寧地伴着我，想起我病中的痛苦與呻吟；第一次，我覺得外面的風光與景物並不全是這般美麗！

(三)

在風雨的季節里，雨隨時都會到來，阻礙了田里的工作。

大清早，媽媽冒着雨，挑了一小担的菜到巴剎去賣，順便買些日常用品回來。

雨時下時歇，很叫人氣惱。

趁着雨歇的時刻，媽媽匆匆地把翻鬆泥土以及把田畦弄好。

午后時刻，天的一角積起了陰霾的雨雲，眼看一場風雨就要到來了。田里還沒移種的菜苗已經長得很大了，媽媽心中煞是焦慮，叫我到田里幫她把菜苗移種好。

我們手忙腳亂地拔菜苗，又急不及待地把牠們種到田畦里。田里濕漉漉的一片，已翻鬆的泥土却如黏糕一般，增加了移種的困難，但只要能在風雨到來前把菜苗種好，我們就已經很高興了。

然而，菜還未種到一半，狂風急起，傾盆大雨緊接而下，而且一下就難以停歇，不到黃昏時，整個大地都充滿了水，猶如汪洋一般。水淹過了草，淹過了菜棵……。

隔天，我們發現不但昨天種的菜，連那些已經長得相當茂盛的菜棵全都被大水淹死和沖去了……

媽媽滿臉愁云，呆呆地坐在家里久久不說一句話；我看看天空，烏云四處飄動。在小小的心靈里，我是知道的：一段更窮窘的日子接着就將到來了。

……

生活在一個貧瘠的鄉下，成長在一個困苦的家庭里，我們的日子是與風雨結下了不解之緣的。媽媽的勤勞還沒有完全克服當時所面臨的困難……然而，在她的撫養愛護之下，我却是長大了。

長大后，我却不得不從一個貧窮的鄉下到另一個貧窮鄉下去尋找生活的溫飽。現實的苦澀却鍛鍊了我的倔強。在那風風雨雨的日子里，媽媽鮮明的形象總是一再地跟隨着我，撫慰着我的心靈；然而，她却離我那麼遠！

而今，她已年歲漸增了：她是否還一樣地經得起這些風風雨雨的日子考驗呢？她病了，我怎能不對她更加懷念深深呢？……

（一九七二年）

五百多哩的懷念

我是不會唱歌的，但在我的腦海裏却縈繞着一首歌——朵朵白雲，飄向我的故鄉……身在他鄉，嗅到鹹澀的海風，嚐着異土的人情，望雲看山，目擊翔鳥飛去歸來，聽着雨聲葉濤以及離鳥的啁啾。……一顆波盪的心果裏，何嘗沒有故鄉的乳汁呢？

幾度攤開手，學着鳥兒展翅的姿態，很想輕拍幾下，叱風咤雨的衝向雲霄裏，飛向那塊夢裏也有親情呼喚的土地，可是，我的手笨拙，我的身子重，我的心更重——我始終是一條超越不出幾十方碼生活圈子的可憐虫。

於是，望着太陽升起，數着夕陽降落，日子的水晶滴落在時間的大海洋裏，我在小天地裏轉着腦筋，生活意味着循環。當一日的辛勞已過，倚窗獨思時，腦中可會沒有故鄉的烟雲？

我做夢也沒想到我會來到這裏，但我却來了——命運有時真是開玩笑的能手。人的際遇，有時却像風裏的蒲公英，飄盪的途程與飄落的地點永遠是個謎。但不管如何，那天我決定來了。好困難地才整理好行李——並不是有太多東西要帶走，而是心太重，情緒太凌亂。

我沒有忘記，那一天進房出房，不知踱了多少回。那間屋子，那個養育了自己七千多個日子的家，揮手一別之後，便將成為夢裏虛渺的影子，那一羣弟妹，今後再也見不到他們工

作與胡鬧；還有，臉上綳紋漸增的父母……

離開家，離開朋友到遙遠的南方來，意味着是一種很大的犧牲。可是，鳥不飛翔難以成長，草木不受風雨的洗禮無法長得壯健，當我能闖進更廣闊的世界裏，我又何必畏懼呢？

登上列車，一聲汽笛，遠了遠了，故鄉的人和物，故鄉的山和水。

你特別忙裏抽空給我送行，使我這顆年輕的心更覺溫暖，那一天趕到車站，發現你早在等候，我驚喜得真希望火車拖慢一兩個鐘頭才到來。

月色是低沉的，正如我那顆過於激盪的心忽然間平靜下來一樣，有許多許多的小澗流過我的心扉。以前。給朋友送行，覺得他們一個個飛去了，只有羨慕的份兒，但是，等到自己被入送時，我才感到那種滋味不好受。我要怎麼說呢，這次南下，終非自己的理想，但種種的原因使我不得不向這條別人看起來黯淡的路走去。今後的浪潮與風向如何，我不敢預測，只是，在這種不可測中，我仍得牽長離情的絲接受命運的考驗。不管是怎樣美麗的遲到，火車是會來的——一眨眼便成了永恒，成了記憶裏不可磨滅的痕跡。我一揮手，朋友，家人，你們都沉入煙霧中了。

朋友中，你對我有很深的了解；幾年來的相處，幾年來你給我的鼓舞與幫忙，都使我感到你就是我家中的一份子似的。那一晚，我有點怪你不該花時間趕那麼多哩路跑到寂寂的大年來與我送行——我倒沒想到你是否錯過了峨嵋山下的星光，只是，你一來，我的心就更沉

重了。那一晚，湄湄會在家裏等着爸爸的歸來，我却無情地把更多的虛空落寞擲給你！

一張能夠侃侃而談的嘴，那一晚實在吐不出一兩句什麼可以暢懷的話來。特別想起，這一南下，壓在父親及弟妹身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多少，更不能原諒的是，我竟騙了在病榻上數着寂寞的母親——她担心兒子出遠門，我絞盡了腦汁，只好告訴她，自己只到離家兩百多哩的都門罷了。可是，當我收拾行李，向他揮別時，我的淚竟不能控制地洒下了，雖然是背着她流的。你想，縱使話再多，我還能再向你訴說些什麼呢？

這樣地，以一顆低沉的心，揮別了故鄉和故鄉的人。眼睜睜地，一夜無眠。列車奔過了多少山多少水多少平原和多少丘嶺，在南下的途中。我似乎可以觸及命運的手；而王維的「謂城曲」，却始終在我的腦裏鳴奏着。故鄉，遠了。

謂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列車，向南，向那個「無故人」的地方奔去，可是，這並不值得我担心；我憂掛是那個家，那個八年來都在風雨裏搖盪的家。

× × ×
來到了南方，套入了另一個生活的圈子裏。父親的嘆息遠了，母親的呻吟沒有了，弟妹的爭吵也不見了，……你或許會覺得我是個置煩囂於身外的人了。我也曾希望自己能如此。

可是，捫心自問，家的形象與影子可曾離開過我？

許多次，我焦慮地等着家裏的來信，只爲了想知道母親可好，父親可還有喝「山芭酒」和飯後多嘴，也想知道弟妹生活得如何……

在夜的星空下，獨倚窗欄，那個多事的家，曾使我心灰意冷和煩惱過；而今，同樣的星光氣氛裏，在不同的地方，我難免牽掛那許許多多悲劇聲音的重演。在以前，家裏發生了什麼不如意的事，我看得聽得到也嚐得到，而今，妹妹一封短短的信能告訴我多少？而且，她是否常把許多可淚的事隱藏起來呢？

夜裏，我有不眠的時刻。坐在室內，同伴早呼呼進入夢鄉了，自己想起往事，想起失落的淚影，想起命運曾把家裏的許多痛苦埋到泥土裏，又讓它萌出芽來……我數着心跳，感到連自己也不能着摸了。我的青春不能撥些快樂給父母，這是我的罪過。

我忽然明白了異鄉人始終會比別人多一層憂悵的原因。

在這多風的南端，你的信件與慰問都使我格外溫暖。我常覺得：友情是孵育信心成長的陽光，特別是在異鄉人的感受上。

我的南下，你寫了送行的詩，又寫了「揮手，向你」這篇散文。當朋友把你的大作剪了寄來給我時，我興奮得讀了一遍又一遍；再讀一遍，你的形影就更清晰明確地映在我的面前

。你的情誼，你對我的關懷，一切都使我感動。

在茫茫人海裏，認識你，是我的幸福。那一年，當朋友們聚在一起，我們談過人生，談過文藝，也交換過年輕人的幻想……。

我不能忘記峨嵋山下綺麗的山水，還有你付出了寶貴青春時光的那片膠園。第一次到你工作的膠園去，是小學的一位教員帶我驅車「闖」進去的。第二次去，有發兄陪伴着，但因不知巴士車的川行時間，走了許多冤枉路。過後，你的那座小樓，確實成了我假期常訪之所。

膠園的辛酸淚，你所面臨的經濟窘局，都曾經使我望着你沉默無言。我嚮往你園坵裏的那條小橋流水，那片油綠的花生園地，那些鳥鳴虫吟聲……我一直以爲你的花生是可以賺一筆外快的，誰知道因園地不好，收成不佳，你反而賠了本。

記得那些我們踱步大年街道的機緣吧！你每次到大年來，或匆匆，或悠閒，或在書店相遇，或在寒舍碰頭，都足以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一點點美麗的影跡。你會多次要我告訴你各種菜類的種植法，我帶着你參觀菜園，但我本身却是一位很差的指導者。我們也會在黃昏時踱步大年河的古渡頭；在斜陽夕影裏，你說改天有空要到那裏垂釣。但是，許多日子過去了，眨眼自己已在南方，何日我們方能兌現一齊垂釣大年河畔的美夢呢？

正是年輕的時刻，你我皆有過年輕人的苦惱。正如你說的，在你愛情的守獵季時，是你

最多與朋友送別約見的時刻，也是心靈的波動最激動的時刻，處境雖然不大好，你畢竟是空手地離開了家鄉，默默而又充滿信心地走着一條穩健的路，幾年的努力，你不但支持了家庭的經濟，自己也成家立室。……

冰谷，你畢竟是幸福的！很多次，我對你這樣說。誰知，提筆寫這篇東西時，恰巧收到你的來信，知道令尊已逝世。你的憂傷我是可以了解的，但是笨拙的我，能給你什麼安慰呢？我很想立刻飛回去見見你，但談何容易！上帝只有給人一次的生命，而時間永遠是勝利者！

寫到這裏，我真不知要再說些甚麼了！我的心緒這麼無定，我的感情似乎被一種無形的東西捉弄似的——家在五百多哩外，你也在五百哩外。今夜，徐徐的晚風能把我過重的懷念帶回去嗎？

只能說聲，遙祝你一切如意。

（一九七一年三月廿日）

那一條街

人人都叫它紅土路，其實它却是由柏油瀝青鋪成的，長長的一條，橫呈在那一塊叫做老街場的土地上。

它那麼的橫呈着，不會比其他的大街熱鬧，但也不是冷清寂寞受人遺忘的：每天有車輛從它的身心輾過，有行人沿着它踏着生活的影子。

街的兩旁有屋子：近市區的是兩排擠得滿滿的店舖，店舖不大。雜貨店，飯館，菓攤，理髮室，住家……：那麼滿滿地而又不整齊地倚靠在一地，爲了爭一寸之地，找個容身所在。店舖住家多是老舊的，看不到有什麼新建屋宇的現象。沿街北去，離市區較遠，街的兩旁仍然有屋子，可是却已經疏得多了。也可看到一些樹：傘樹，椰樹，木瓜……：點綴在住家的前前後後。接着也可看到一些新築的屋宇華廈，再過去有甘地紀念堂；這紀念堂的後面及北面都是橡膠樹……：這樣，路稍微向西一轉，就和醫院路連接在一起了……

啊，那條街，那一條多熟習的街呵！每一次，當我閉上眼睛，它的一景一物都能那麼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屋子在那裏，草木在那裏，人又在那裏……：這一切一切，都不陌生呵！

每一次，我彷彿都走在那條街上，知道要去那一間店，也知道要去那一個家；我熟悉街的那一端要轉彎，也曉得甚麼時候遇到什麼人……：

特別，那幾間我常到的屋子，更能深深地使我懷想……：

可是，我已身在異鄉，那一條熟悉的街，遠了遠了！幾次夢迴，幾次回頭望，滿腔璀璨的記憶只有徒然使人失望！

多想回去，重溫舊夢，但迢迢的路程，生活的拘束，我如何歸得？

何時，我又能徜徉在那條街上？像那個時候，谷兄來了，住在他姐夫的家。我們在夜的懷抱中，把輕盈的脚步交給路燈下的長街，讓心沐着晚風，讓青春的想望飛奔。

谷兄並不常來，但當兩顆年輕的心聚在一起，我們的話題有的是，沿着街走，就是走完了一條長長的紅土路，也怕談不完許多夢想，許多心事。

我沒有忘記，在街的半途，轉個彎，就是榮的家。那時候，大家都浸在學校幸福的海洋中，天天爲了那點點可憐的知識，把書本啃呀啃的，真希望能啃出一個天地來。

榮的家是我常到的地方，每一次去，天南地北，毫無拘束，想談什麼都可以。在那邊，坐上整個下午都不會覺得時間太長。有時，整個炎悶的熱午，就這樣地談天，喝水，聽音樂……：讓時間輕輕溜過去。

來來去去，那一條街，就這樣地被我走熟的。

在更小的年齡裏，父親愛看酬神戲。每次他出來，便帶我們這羣小鬼頭，提着手電筒，走過那條長長的街，到大伯公或九皇爺的所在地去看那些免費的「人戲」。小孩子的我們，吵吵鬧鬧，去看戲主要還是爲了可吃點東西。

在長大的日子裏，自己跟那條街的關係越來越濃。在那段經濟窮困的日子裏，每天都得匆匆忙忙地在那條街上奔動，爲的是去教幾個小孩子的補習：那一個家，就在那間咖啡店的後面。對，閉上眼睛，不用看方向，我也知道在什麼時候該轉移腳車的方向。

那一年還在唸小學，父親陷於近乎破產的愁城，我和弟弟兩人出來賣冰淇淋時，就常走那條街了。這一帶屋子多，小孩子也不少，縱使烈日當頭，也還是得走的。

走完了長長的街，帶着滿身臭汗回到家裏，和弟弟數着由千辛萬苦所賺來的一丁點兒血汗錢，心頭陣陣暢快；然後雙手把它們交給父母，更是初次嘗到快樂得眼淚欲流的滋味。

這些和那條長街連繫在一起的記憶，遠了！遠了！可是，它們還是那麼鮮明地印在我的腦裏。那條街，那些記憶，並沒有褪色呵！

我更沒有忘記，華姐妹的那一個家，籬笆圍着的，每次我去，她們總不忘記泡咖啡，請喝水，話匣子打開，從考試圈內談到考試圈外，從讀書到做人……也常常忘記了時間的溜走。我也沒有忘記，屋前那棵樹，樹下的那塊空地……

只是，這一些，都只能在夢中尋覓了。許多美麗的日子，像烟霧般逝去，許多歡樂的笑

聲，沉到記憶無底的深淵裏，逝去的已經逝去了。我彷彿做着夢，夢醒時，已身在異鄉了。於是，縱使那條街對我是那麼的親切，但歸去的路迢迢，時間和空間，你們真夠無情！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天上的雲朵飄去；而我也只能默默地祝福，祝福在那條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們；祝福那些帶給我記憶的；祝福那裏的一切。

（一九七〇年）



歸

故鄉，我終又回來了。

那天，從學院裏的會計員接到了回程的火車票，一顆心就在飛了。不是不留戀學院生活的多姿多彩，不是不珍惜柔南的青山綠水，而是我更懷念故鄉的風土人情。於是，的達的達的時間溜過去，已聽不清講台前那長氣講師在嚙嚙些什麼，已沒有心情靜坐在圖書館裏讓靈思浸於那浩浩的書海中。的達的達，故鄉突現在眼前，已在眼前。

實際上，焦慮的心還得暫時收斂。五百多哩的路程，一夜的夢實在也做不完！急急地收拾行李，苦苦地盼望啓程火車的到來……作爲一個第一次離鄉的「孩子」，幾個月與家人親友的分離後，歸心似箭，該是情所當然吧。

好容易等到火車的到來，好容易鬆了一口大氣。想起烏有北歸的時候，人也有回鄉的時刻，一個人便從臉上甜到心裏。這種甜蜜是三個多月的等待後始得到的，就好像等待愛人的允婚，她含嬌帶羞，遲疑了又遲疑，好不容易才點了個頭。那個時候呀，你忽然感覺到整個世界都是你的，連太空人登陸月球也沒有那份興奮。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想着回來，回來後又可嚐到家庭的溫暖，又可拜訪親友，暢訴第一次離家的情懷……啊，是的，興奮像初

昇的太陽，快樂像第一次得到了愛情。

拜拜，新山。

火車啓程的訊號響起，默默地，便和這培養了三個多月感情的大城暫別了。或許是歸心太過殷切吧，也不覺得有絲毫的悲傷。反正，三個禮拜後，我們會再來的。這麼一想起，轟隆轟隆的火車已經在途中了。

「第一次遠途歸家？」

「嗯」

「這次回去，真不知要給平靜的生命激起了多少美麗的浪花！」

同一列車裏的都是知己，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興奮的時刻不怕沒有話好談的。這一夜，星天在外，火車奔過曠野，越過重嶺，闖過橋……大家都沒有睡意，爲甚麼會有睡意呢？美麗的團聚可能在四五小時後，可能在整十小時後，也可能在十多小時後，想起想起，還會有睡意嗎？

「我的家人會在火車站等候我。」

「我寫信告訴家人時，故意把回去的日子拖慢兩天，希望抵達家門時能給他們一個驚喜。」

幻想着回家時的光景，談着初離家時的那種感覺，這一列車是不寂寞的。列車外滿天星斗，閃閃燦燦，在催着我們的歸去，還是在譏嘲我們這一羣浪子似的青年？

火車奔馳着，時間在的達的達中逝去，這一夜就將歸去，歸去。不是我不留戀南方風物

之美，不是我不想在這山光水色的地方多摘些花朵，而是故鄉的召喚太使我心動！啊，故鄉，故鄉，我終又回來了。

(一九七〇年)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nod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The figure shows the execution time (in seconds) on the y-axis (log scale) and the number of nodes on the x-axis. The execution time increases as the number of nodes increases, but the rate of increase decreases as the number of nodes increase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Proposed) is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algorithm (Standard).

內政部、財政部、教育部、衛生部、國防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行政院各院會、各部會同辦理。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一日。

[illegible]

「特種自來水」中一步驟內有「電解」字樣，即當電解時，電氣

[illegible]

回鄉偶拾

每一次回鄉，總是希望在觸鬚所及之處，能欣然發現故鄉向前躍進的跡象。在時間無情的河流裏，一切東西都是會變的：要是故鄉不變，那豈不是太使人失望了。

在外的日子，像天空中一隻過飢的鳥，在曠濶中貪婪地啄食一切能充饑的東西，於是，見到了美與醜，體驗到了甜與苦。每一個啓步都能爲回憶的彩盤補上一筆。縱然如此，遊子終究是想家的——這顆年輕的心，在稍微靜寂下來的時候，還是那麼殷切地遙遠故鄉的來路，盼望早一天重投她的懷抱，聽聽她的脈跳，看看她是更年輕活潑，還是更蒼老衰退！

回到故鄉，何嘗沒有爲了能重見她的容顏而心湖激蕩！又何嘗沒有爲了嗅着她的芳香而含笑入夢！

重又走在她的大街小巷上。街衢還是那幾條，街旁依舊是當時的店鋪，週遭的青山和綠樹，還是舊時的影兒；河還是那一條，花園也還是那一個……怎麼，故鄉在這些風風雨雨的日子裏，還是保持了她原來的風貌，還是不曾有過變動？不全是的！來來往往急急的脚步，匆匆的人潮，把多少的陌生投擲給我。遠近的小工廠，新建的兵營，都足以証明故鄉人口的增加。只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商城，人們可生活得好？那些店鋪，在歲月的腐蝕中

，有許多已是老態龍鍾，有許多却又榛上新的油漆，換上刷新的招牌——新舊的參雜中，我觸及故鄉變動的膚體了。還有，那條河，從故鄉的心臟穿過的，許是涵湧了多少回又鳴咽了多少回！如果我靜靜坐下來傾聽，或許又會有無數悽惻的故事流過我的耳鼓，讓我淚落，也讓我難眠。那遠遠近近的青山綠樹，何嚐是當年的粧扮呢！當時的小樹，而今已成長；當時的老木，而今或已凋殘！幾番風雨，潮起潮落，花開花謝，這些日子裏，除了遊子焦慮的眼眸外，誰曾去計算多少綠葉凋黃落地，而又有多少的新芽在日撫雨澤下成了蓊鬱的繁枝綠葉；這過程中，又在時間的流裏浸下了幾許滄桑呢！

冷眼看故鄉，看到她不變中的變。有些人與物變得蒼老了，徒叫人唏噓；有些則初長成，生氣活潑，叫人欣羨。小時候喜歡與小朋友們在那塊空曠的草地上作各種遊戲，幼小的年齡裏，除了歡愉的生活，除了仙境般的幻想之外，還能有些甚麼呢？父母雙親爲了三餐不飽而爭吵，是當時我所不能理解的。當時更想不透，除了故鄉的土地外，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紛爭的天地；我更不曾想到：長大後我不能安於故鄉的山水，而得越域涉河到遙遠的他鄉去體驗生活的冷暖……世事難測。當一旦回到了故鄉，看到了變動中的舊貌，想到在一個勇猛躍進的社會裏，故鄉該有更大變動的，心血能不有所沸騰激蕩！

十年後再回到故鄉，她又將會有甚麼更動呢？這該不是我所得臆測得及的——照邏輯推論，她本該更繁榮；但不幸她淪爲更加蒼老，我又該如何說呢？踱步斷橋，輕數歸鴉，聽悠

悠流水，這一刻的心情，該如何描繪？踏上這塊熟悉的土地，勾消了一筆懷念之情，心頭最是慰安：然而東走西奔，往日一道促膝談心的朋友又何在呢？大家都在時間的巨濤裏，四處漂散了，驟然望向蒼穹，一朵孤單的雲，這一次回來，顯得更加落寞了。

啊，故鄉，是你給了我記憶。這一次回鄉，我殷切地在尋覓一些失落了的东西。呵，你給我的很多；我能給你的，又是甚麼呢？

（一九七一年）

還是旱季

走進鄉間的黃泥路上，剛好一輛囉哩駛過，塵埃飛揚，凝神注視地面，一片乾燥的跡象，心弦震動了一下：故鄉還是在旱季裏？

在我的臆想中，屬於旱的季節應該是過去了，從南馬一路北上，但見遠山青翠，溪澗湍急，給我的腦海塗上了一幅雨水豐隆的好景象，誰知到了故鄉，見到的只是乾草枯土，不禁心頭驚愕了一下。

抵達家門，妹妹第一個告訴我說家裏的井水已快乾涸啦。跑到屋後一看，果真那口古老的井深邃得見底。幾寸渾濁的水，使人見了只有搖頭。

仔細觀賞家人，個個面色枯槁，乾髮披散。沒有水，沖涼便不夠，每一張臉都是最好的說明。

還是旱季！

住在鄉下的人，沒有幾個是不害怕旱季的。且不说旱天的烈日如暴君，使到每一個無助的村民見了都駭怕；只要體驗一下旱天裏無水的痛苦，誰都要皺眉搖頭的。

水是生存的必要條件之一，世界上一天無水，萬物都難以生存，這已是家所皆知的常識

，不必多花筆墨。在鄉下，只要幾個月不下雨，太陽越來越熾熱，而地面上有水源的地方也漸漸地乾涸起來，大家從心底裏都會嘗到苦悶難熬的滋味。隨着天氣的轉變，草木乾枯，落葉的落葉，凋黃的凋黃……草木的生長困苦，蔬菜更種植不得。如果勉強要種它幾棵，以便塗口，使得四處找水挑水；有水可挑選不用緊，沒水時又怎麼辦呢？通常，到了苦旱季，大家再也顧不了蔬菜植物之類了，每天辛辛苦苦的，只希望能找得足夠的水救濟家禽豬狗，以及作為家裏的日用：遇到有多餘的水時，或者收集洗過衣或沖過涼的水，再用來灌溉植物……

旱季裏，水井淺的人最爲受苦；所以大家手頭一有錢，通常都會趁着苦旱的機緣把水井挖深些，以容納更多的水。可是，只要旱季拖得太久，再深的水井也是徒然的；這時，大家只好提起了桶，到老遠的城市裏去，向裝有水龍頭的人討水了。每天，討得幾桶水回來，就如獲至寶，珍惜了又珍惜；沖涼洗衣不敢亂用，就是煮飯煮菜也得加以節制。

最使人難受的，是旱季的天。烈日像火球，風兒一絲不動，涼又沖不夠，口渴加眼倦，在旱季的午後是最難煎熬的。

想起旱季，心頭如被火烤了一般；而今正是旱季！我移目四望，縱然橡樹已抽出了新芽，但一片仍呈乾枯的姿態，我知道，我又必須熬受另一段無情的氣候。

田裏還種有菜。爸爸說，爲了讓家人有塗口的機會，不得不設法種一些，雖然，挑水的

滋味不好受，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想起自己的離家，使家人在生活上的負擔加重了。在外，並無須擔憂苦旱的不幸。我有一陣陣羞愧之感。

脫下了旅行裝，我的心頭一陣激動，隨口告訴爸爸說：不要緊，我幫你挑水去。

（一九七一年四月廿三日）



假日

難得假日，偶然得到一次，心中高興得說不出話，整個心靈彷彿從密不通風的牢獄中被解放了出來。

踏着輕快的步伐，走出生活的小圈子。又見青山，又見綠水，又見到殷紅黛綠。心靈飛奔到了原野，馳騁在大自然裏。

有一種人，能夠安於平日黯淡無奇的生活，從不發出怨言，也從來沒有什麼過多的奢望，他們像一棵棵無言生長的樹，風來擋風，雨來淋雨，陽光來又浴於溫暖中。

有一種人，他們却永遠不能安於現狀，像一粒被浸入水裏的球總是要浮上來一樣。不管他們的處境是好是壞，他們總是發出埋怨之聲。逃避生活圈的念頭始終在他們的腦海中。

自己是年輕人。用美麗的文字來裝飾，這是一個充滿蓬勃活力的時刻。我不知道自己是屬於前一種人還是後一種人。我企圖安於現狀，使自己平心靜氣的接受自己每日平淡的生活；可是，我小小的心靈却總是嚮往窗外，嚮往室外那一片風清樹綠的景緻。

盼望假日，成了心中一種殷切的期望。案前的工作，定時的吃宿，最容易使人暮氣沉沉起來。有時照鏡，雙眼一瞪，額前的皺紋便出現，使自己頓覺蒼老。生活與歲月，都不會因

你心中悲戚而特別開恩。他們來了又去，人活着只能照着生活的輪子轉嗎？

打開心房歡呼你，假日，偶然一次，就像和遠別的情人會面，使人的心活躍起來。你會經盼望在海邊吹一個下午的風，你會企求在萬紫千紅的公園裏呼吸馨香的清風，你也夢着那一山的景色……有了，都有了。是假日，是逃避生活桎梏的日子，你是一隻羽翼豐滿小鳥。

清早起身，想起這是假日。噓了一口氣，心中輕鬆得像飄飛的蒲公英。這一天，又從約束中逃出來；如果可以，如果能夠，我當要與雲同飄，與風同遊。

假日，你的存在，是一種希望。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二輯：夢與現實

(一)	啓程，爲了抵達	47
(二)	跨進社會	49
(三)	半天吊的球	52
(四)	尋	54
(五)	紮實	56
(六)	讓我孤寂	58
(七)	夢與現實	61
(八)	「什麼都不會」	64
(九)	狗	68
(十)	鐘錶	71
(十一)	大年河畔絮語	74
(十二)	風雨	78

啓程，爲了抵達

有時候，自己一個人茫茫地奔動，也不知道爲了甚麼。起身吃飯，上車下車，越過一條又一條的街，好像趕着一條走不完的路，但終於還是迴旋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中。吃飯爲了生存，生存可是爲了茫然的蠕動？

人是忙的，他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供他靜下來想一想有所謂或無所謂的東西。他那麼地匆匆，但他畢竟只是生活在一種定律之中。

每一天像機械裏的一個小齒輪。似乎，能夠沒有阻礙地旋轉便是健全的象徵。廿四小時在手中，夢與理想在手中，悲哀與失望也在手中。能夠掙扎，幾乎成了生活的一種藝術；平心靜氣呢？也照樣不失去活着的尊嚴。反正，這是一個很講究自由的時代。是嗎？

想像生命的水像大江浩浪，奔動時盡是嘩啦嘩啦的鳴奏。長江一瀉千里。生命的長江裏有大石巨巖，遂激起了浪花。蕩蕩流水來自冥遠處，而又奔向何方呢？如果在水面上駕一扁舟，是否是隨波逐流呢？

在一個繁雜的社會壯大的都城裏蠕動，生存茫然得幾乎像海洋上渺渺的水原子。迎接陽光又送別陽光，始終浮沉。掌開胸露，幾許風雲就在眼前。嚮往域外，域外有青山平野。於

是，就想像飛鳥般翱翔出去；像輕舟划越浩洋而去。

一塊墓碑刻記了多少的血淚事蹟。每一天，在浩海裏的每一個角落，有哇叫聲的啓程，有立碑的結束。人，從虛無中來，又走向虛無？若如此，何必有那汗落血流的航程？而虛無主義又是甚麼哲學？

無端的開始，無端的結束。

不！不！生活縱使茫然，但生活是摸索。踏過一寸土，多一分生的履跡，多一分存在的光榮。

啓程，本爲了抵達。

爲了一個目標，或者一個異國奇佳的風光，你那麼急急地和別人爭着、擠着……買了長途火車票也好，買了船票或飛機票也好，你進入一道航程，是爲了抵達。這是一段使人舒暢的旅程還是寂寞的？途中恆有青山鮮花或綠水？……爲了抵達，爲了抵達，熬受白日，也熬受風雨。

抵達永遠是美麗的形象。只爲了那一點的安慰，再遠再渺茫的路也有人啓程。一聲哇叫，赤裸裸的便開始了一段航程——僅此一次的途程，還不夠莊嚴嗎？茫然爲何？迷失爲何？苦悶爲何？……收住無謂的情緒，當你探索，目的在前面，抵達是一粒五色十彩的寶鑽。啓程，摸索，爲了莊嚴的抵達。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九日）

跨進社會

人可以有許多打算和計劃，但有時仍不得不對自己的際遇感到茫茫然。命運是最不能夠捉摸的東西。在我還未進學校唸書之前，家裏的人都懷疑我是否讀得了書：當時我個子矮小，生性有點遲鈍，而父母又務農，他們的懷疑是不會沒有原因的。進了校，真沒想到自己一呆就是十幾年。開始還覺得能認識幾個字算了，將來還不是要出來拿鋤頭的。昇上了高年級，一種奇異的想法闖進腦：自己何不捉緊機會多充實自己，將來幸運的話，申請一份獎學金或許還能讀讀大學。可是，那天當雙腳從學校的大門向外一跨，鐘聲遠去時，自己却又茫然起來：今後茫茫人海，我又何去何從呢？

一種若失的感覺纏上心頭，註定自己要在青春的日子裏留下不安的痕跡。在家中，把自己關在斗室裏，再沒有甚麼人來干擾時，却有千萬絲的回憶和思緒向自己像泉湧般地奔來。四壁肅然，我常對心靈作掙扎般的私語。讀了十多年書，在腦膜上印上了斑斑苦樂參雜的痕跡。自己有幸，偏偏這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十多年的血汗，我像井底蛙對井口藍天造夢，一切都安全而且美麗；而今一旦躍出井口，到這更生硬的現實社會裏來，陽光毒毒而且灼人，我該向東？抑或向西？

在那一條又一條繁華而喧鬧的街道上，我的眼睛收入了四面八方湧來的時代產物。穿迷你裙的少女，留長髮的青年，聽說都是很苦悶的。苦悶是無形的，却要以一種有形的東西來表現。自己也是時代的產物，常常在適應與反叛的抉擇中掙扎；自己根本說不上是不是苦悶。我常覺得：苦悶只是心靈的一種意向；當然這是受外界的影響的。我在茫茫中看人，人看我也該如是！

這樣渡過晨昏，總覺得在校內的那段日子是近乎於神仙化了的，只有在這個萬花筒的社會裏才是更具體的現實。現實，生硬得叫人難以咀嚼。我一再望雲，雲彩的變幻多端猶如人海的無常，但前者是美麗的；後者却有許多無可奈何，嚐到了這些無可奈何，心靈無疑的會趨向成熟：不敢再像小時那般天真了，不天真便有一層老成與事故，而這又往往是悲哀的泉源。

是草木也好，是鳥虫也罷，牠們活着總要有一種生存下去的本領。我是人，如今從一個門走進了另一個門，從朗朗書聲裏移步向嘩嘩人潮，我已是一個更獨立的具體。一種本能的求生觀叫我更正視環境：順從它呢還是改造它？計劃是美好的，但不能實現却是痛苦的。

想到要工作，努力去應徵一個飯碗，便是正視環境的一個順理成章。如一葉浮萍，在茫茫人海裏，自然只好感覺到不安了，每天給廣告欄注以許多希望，不外是希望擺脫這層不安。

像雨後的潮濕地必然適宜於苔蘚的生長，許多夢幻也趁機在這時候闖進腦海裏來。太陽把金黃色的晨曦帶來，大地給蒼綠填滿了心胸，我一再的注視中，許多不言的希望被蘊藏其間了。

畢竟，失望的巨斧會更無情。浩瀚中，一粒微塵，日晒風打，雨淋霧罩。真夠我想像的現實。不！是體驗。半神仙的日子遠去了，在另一個大門裏，許多自私且冷冰冰的手，不是寫着更多的學問嘛！

該是幸福地跨出，但這是不能叫人對幸福存着太多幻想的現實。我總算在學習上有了一個階層，而那些很早就失學的同伴呢？我雖不幸，也算有幸，孤燈獨處，萬籟不干擾的時刻，知道讓靈思的奔馳會徒增許多愁，但我豈能這樣容易地控制它？

今夜，或許，我將無眠。

（一九七〇年）

半天吊的球

有時候，太多的希望反而會使人失望。每一天起來，地上泡着露珠的草挺着蒼翠的胸，羨煞了我；我很能領略到才揭開手中廿四小時的意義，我想，我也應該挺起胸，面向着朝陽的，就是這樣，我努力把許多屬於將失望的意念撇開，就像我毫不珍惜地在日曆牌上撕下舊的一張。但是，太陽會過於容易地邁進黃昏。再看看大地上的草棵，已是葉乾枝垂，正如我那顆少了水份的心一樣。

希望失望，每天都在我這張枯槁的臉上迴旋。讀了十四年的書，換來了這些考驗，這是自己的幸呢還是不幸？

希望是不難築起的。可是，有的希望像水泡，漲得越大，則破滅的機會越濃。從那響着有規律的鐘聲的學府裏走了出來，自己有一陣被推進潮流的感覺。潮流是由許多「失業」的原子集合而成的。其實，如果不是這個百孔千瘡的家實在成問題，自己只要安心地等考試成績，將來到大學裏再混幾年，失業的浪潮儘管從身邊流過，自己也不會被捲進去的，何愁之有？只是，自己當今既被捲落水，只好掙扎一番，免得被溺斃，所以，自己也很隨俗地注意起廣告欄，從中製夢造夢。

在看不到日落的黃昏裏，我喜歡在屋後那條小徑上漫步。在這個四週皆爲橡林所環繞的鄉村裏，散散步，也是驅除生活枯燥的一個辦法。講到枯燥，那是由失望集起的。常常想，天上多美麗的雲都要越域而去的，自己怎可不飛去這小圈子？可是，郵差來了又去了，也接過邀請去面試的信，也面試過，但失望的傳染病却往往由這樣的通知書帶來。「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you have not been accepted for the post.」一個早上的滿懷希望，一個下午的苦悶空虛，到了黃昏踱步時，低着頭，真的像下垂的草葉。

「你已考了高級劍橋，應該應徵較有前途的工作呀！」在一次鄉村小學教員的應徵面試中，自己被這樣的勸告道。「工作難找，而我又迫切須要一份工作。」我像搖尾哀求的狗。「找工是急不成的！而且，我們縱使給你機會，你除了所賺不多外，還要失去其他許多大好的機會呀！」這樣的答覆，使我頓然明白自己爲什麼會常常碰釘。自己真的像吊在半天的汽球。

這樣的處境是有口難言的。呆下去，白吃米，飛出去，又不能。半天吊的汽球，難道讓它自己爆炸？我只企求天外能吹來一陣風，或許可把這汽球飄走也說不定。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七日）

尋

你沉醉過碧藍深沉的天麼？萬里無雲處，空漠的孤原，正是你靈思遊蕩的所在，正是你夢寐以求的靜土。

爬山越嶺，渡水涉河，最後還是回到這個煩囂的鬧城裏來。人這可憐的動物，儘管可以炫耀自己的才幹，但每天還不是要在幾方尺的生活圈子裏打滾；偶然一兩次工作上的須要，穿過大自然的懷抱，還是脫離不了日常生活所加諸於自己身上的枷鎖。每天，看慣了那許多機械的臉，聽厭了那許多吵什的聲波，而生活是不容許你躲避的。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可是，有許多許多的時刻，你情緒低落，你的感受並不是一個苦字所能概括的。

鄉下人羨慕城市佬所享受的奢侈生活，可是，在城市裏蠕動的一羣，他們可曾爲自己的環境而感到驕傲？或許，有人會迷醉燈紅與酒綠，夜夜歌舞的生涯，也有些人會爲自己的洋房汽車而自豪，但是，你走在街上，你遇到了碰頭不招呼的熟人；你越過馬路，急忙得像從死的狹谷裏闖過；你看到許多時間過剩的青年擠在戲院的門口，等着看一場無聊的電影；你看到了流行的迷你裙在街頭巷尾展示……你是有一顆熱心的，但那股熾熱早被冰冷的現實所僵麻，所以，你怎麼啦？垂頭喪氣？意志消沉？不知爲了什麼地在生活的圈子裏轉動？……

.....

你欲找尋一片靜土，你欲讓一顆年輕的心得到慰撫，你想到愛，愛是世間最光輝閃耀最溫暖的東西，使人幻想，使年輕的心趨向它。於是，你伸開手去迎接，像早晨迎接曦光一般。這一回，你又失望啦。愛在這個所謂太空的時代，已成了一個粉飾人心的名詞。儘管街頭巷尾哼着唱着播着「愛啦情啦」之類的歌再多，但是，男女間的眉來眼去就是愛？今天與阿三跳舞明天陪阿四喝酒便是愛？活生生的讓生活的洪濤淹死就是愛？望着乞兒與失所的人在街頭呻吟就是愛？每天用砲彈去結束許多痛苦掙扎的生命就是愛？.....你曾經爲了愛熱烈激動過，你要愛人，也要愛自己。在鬧城的一角，你遂苦惱。

在紛爭裏存在。在重重的考驗中尋找一顆正心。

是年輕的召喚，叫你不能哭泣。是純藍的夢，叫你淡然面對這個各種色彩紛什的時代。你想這一片讓靈思奔騰的袤原麼？仰望那個深邃的天，無雲，無一物蠕動。把它掘下來，箝在心靈的深處，吮吸快樂與悲哀，吮吸着幾方呎的生活圈內所激蕩出來的潮浪吧。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

紮 實

如果時間停在一個點上，時間將會是怎樣的呢？學禪的人靜坐修道，忘記了時間的溜去，不察時間的到來，把自己立於一片空白間，恆久如一，心靈沒有一點激動。這是一種忘我之界，是一種難得的寧靜，聽說，也是一種少有的幸福。我不知道這種幸福是否值得追求，不過，一塊平和靜謐的天地，一種渾然忘我的安詳境界却是我嚮往的。自然，我便不能在那個喧嘩囂吵的鬧城久呆下去了。

我來到了這個郊僻的小村，設法把一切的聲浪從耳畔揮走。有時想，睜眼是一輛輛急速囂响的機械，閉眼是無盡的車聲人浪，住在這樣一個繁華的境界里，精神敏感而緊張，金碧輝煌的歡樂，又怎能補償淡然的心靈那種無奈的負擔？於是，想到搬，便不猶疑地搬了。當然，自己不是學禪而來，但在繁囂外，能不給心靈以多少的快慰嗎？

自然不是爲了做一個遁世者——那也沒多大的意思：只是想抓緊時間，凝固時間，使它更堅固結實。讓生活過得紮實點，這是青春的期望。當然，在那個聲色犬馬的地方，青春是怎樣也紮實不起來的。就像籠鳥和翔燕。一只衝不出囹圄，只有讓佳餚美餐和華麗堅固的宮牢腐蝕青春，日子裏有榮華享受，只有智者能領悟這舒適背後的悲哀。另一只呢，在廣袤的

天地裏，有風雨也有陽光，却得以自由修鍊心靈，是考驗，但何嘗不是一種紮實的幸福？鬧城的牢籠，無形，却那麼的迫人，浸息久了，誰能保証靈巧的心靈不會遲頓？我是寧願做一隻飲白露吸清風淨心靈的翔燕的，在這片翠綠的天地中！

每一個晨昏的山光水色，蕩漾在雙眼間，那麼的柔和，那麼的平靜！然而，它們也那麼的充滿了生氣和活力。我細心凝望着，傾聽着，大地，是這般的充實，在空曠間，在我的心靈裏。青山綠野，霞光輝影，在醞釀着，在均衡地孕育着，詩的韻符，歌的音晌。在無聲中，大地都傳達了好多好多。這使我想通，想到把每一刻的光陰凝固起來，像製成標本一樣的，使之永恆。偶而，耳畔傳來大自然的輕曲，像沙沙的葉濤，像啁啾的鳥鳴，又像淨淙的流水……我傾聽着，我心跳着，我深深地觸及一種和諧的生命力。我的青春，是否也彈奏着虎虎的生氣？

驟然間，榮華和煩囂，市聲和緊張，都遠了！我的怯懦，也遠了。是晚陽里陣陣的清風把這顆心充實起來。我想，如果時間停在一個點上，此刻即永恆，永恆即此刻，那麼，我還能有什麼企求？

（一九七五年五月卅一日）

讓我孤寂

讓我孤寂。且讓我如僧入定，軀體存在，靈魂存在，不是形象地在時間及空間裏飄忽，而是具體的存在。

信佛的人說：肉體的存在是煩惱的來源。我撫摸自己的形體：四肢與五官俱在，沒有一點殘缺的地方——雖然，疤痕與傷跡却倒不少，可是，我敢相信自己是完整的。一副齊全的外貌。一個人的骨骼。憑着這，就決定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嗎？我有一種觸及肉屍之感——存在？

一個被塑以人的形體的自己，是值得驕傲一番的？像老鷹攫到了小雞在空中迴旋展示一陣？生命誠可貴——在幾千億萬年的輪轉中，你的存在只有一次。一次的存在，像空中一閃即逝的殞星，像針尖上的一滴水掉到熾熱的鍋爐裏，雖然在眨眼間便消逝了，但你畢竟存在過。只要存在，只要有過生命，不是值得興奮嗎？青青草兒尙且迎風招展，小小蟲豸兒尙且吟奏呼喚，你難道不能爲你的存在而喧嘩一番嗎？

曾經想像豪雨後的溝渠一樣，高高興興地嘩啦一番——大夥兒在一起時，確會呼喊嘩吵過。幾個年輕人，血氣方剛，遇一事不滿，嘗一味不愜意，心裏頭就像平靜的湖面被擲了一

一粒大石頭般的，漣漪不已。大夥兒在一起，談天論事，吃喝玩樂，歌聲加上嘩言，日子像雨落銑板一樣，叮冬不已。……這些有說有笑的日子畢竟隨風而逝，而今臨風而立，我到底獲得了些什麼？

生活的浪潮，把許多的嘩聲擊走漂沒了。當年許多凌雲壯志的朋友，現在各自東西，或遠走或高飛了。幾個談得來合得來的朋友一經分散，要喧嘩又如何喧嘩得起來？歲月催人，幾年糊里糊塗的生活，除了牢騷徒增，青春暗逝之外，自己還是兩袖清風，損失的實在夠大了！不甘寂寞！唉，年輕人的不甘寂寞！

總是以爲擁有了青春，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鮮花美女，醇酒笙歌……都是迷人旖旎的東西，以爲一手在握，一心沉醉，便是世間最快樂的人，年輕人的苦悶與不甘寂寞，使一顆心忙碌於這些虛無漂渺的東西。一覺醒來，精力消耗，最大的損失是時間溜逝了——摸着一顆蒼然的心，想起了這，那些歌聲遠了，那些痴迷花香痴迷鳥語的夢溼遠了。

這顆心，再也熱鬧不起來。

許多美麗的煙雲，還在心的峯頂迴旋：社會上，有多少的心被名利勾惑住了，忙碌地自我欺詐，讓物質掩飾肉體，讓靈魂藏進冰冷的暗房。但是，短暫的歡樂豈能確保沒有悲哀的後果？多少衣冠楚楚的人，爲了不見天日的勾當而在社會上大事喧鬧……這些看起來轟轟烈烈的角色，結果又能給人留下多少的「美談」呢？

丑角的諧劇，愚蠢的嘩吵，無謂的爭紛，實在把這個「盛世」粉飾得更不寂寞了。自己曾掉進去；曾以為肉體的享受會是幸福的泉源。可是，而今冷清清地對着晚風，夕陽雖美，誰能把那段逝去了的歲月償還給我？

且讓我孤寂吧，讓我存在，特別是靈魂的存在——如果靈魂的存在是要從孤寂中找回來。抓住硬生生的現實，抓住具體的存在，寂寞不再是難熬的東西。一切屬於肉體的都要消逝的，一切吵鬧都要湮化的；如果寂寞裏能尋回靈魂，我寧願熬住寂寞。

讓我孤寂，如僧入定。靈思鎮靜，具體地存在。

（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五日）

夢與現實

我是頗相信自己的理性的：這些日子來，對於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夢思，總認為自己能分得清楚，不會混淆不清。理性標誌着自己的清醒。當然，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血氣方剛，如果也不能掌握這一份腦海的清醒的話，混混沌沌，又還能掌握些什麼呢？於是，我迎朝陽，我送夕暉，我走在陽光下，我尋索着生活中的吉光片羽。我按着自己的脈動，我觸及自己的心跳……我清醒着：這是現實。從現實走入夢，那是另一個境界——在捻熄燈后，在瞋上雙眼而潛意識仍然活動時——那是夢，是不可捉摸的虛無。

我總是這麼的自信：現實，雕塑着萬物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實體的。是生硬而冷酷的！夢影，是一幢幢無根的虛體，如煙似幻，它溜了來，也溜了去，除了佔據腦海的一角外，它何嘗存在？於是，划清了現實和夢，分清了我可能與不可能。

畢章，現實的不美好須要依賴夢的綺旋來補足。生何其艱辛。一條路，漫長而曲折，風雨多過陽光，陷阱處處，豺狼隨機而出……這是生之路。二十多年來，挺胸闊步，踢走一寸艱辛，又迎接另一寸艱辛。是什麼使自己堅持？是什麼燃烈自己信心之火？這自然要進入心靈的深處探索——那不是什麼，是熾烈鮮明的夢想，是殷切的盼望。夢，如風雨中一朵朵

燦爛的花，美得可貴與難得，却免不了被摧殘。這又何妨呢？只要有一朵仍然存在，我是會去珍惜的。自己很清楚地知道：夢也有成真的時刻。夢與現實有時只是那麼的一綫之隔，只要堅持，只要努力不懈，跨出最艱辛的一步，却常是美夢兌現時。環顧、沉思，前人的先例多的是，親身的經歷也有過。這一切，都是信念的基石，我豈能輕易放棄自己的夢思？夢，滋潤了艱澀的生之途徑……

然而，生存又豈只是在做痴痴的白日夢？夢的飄逸，幻想的瀟灑，確會使多艱的生命生色不少。一夜的榮華，甚至一夜的淒苦，都有夢醒的時刻。醒來，獨對一室的黝黑，是失落也好，是澈悟也罷，總少不了幾許的惆悵！原來，華麗的夢，竟是那麼的不可捉摸！特別，在現實中一再渴望兌現的美夢，如雲端霞彩那麼的遙遠，却只能在睡夢中聊慰心靈。這種虛無的慰藉，確也夠心靈領受到那份難言的淒清！……於是，偶而夢迴，熱淚沾襟時，却不敢再寄望什麼夢了！心想，夢這麼的難以捉摸，無夢的日子總該也能使心靈平和吧！做人，且腳踏實地的去做！

只是，一幌之間，夢又來了！計劃着、幻想着、沉醉着……將來，呵將來，屬於美的，屬於將兌現的夢。望前去，望到深處，迷濛處，竟是夢影幢幢。沒有夢的日子，能嗎？成嗎？現實嗎？

似乎，夢和現實，緊緊地揉合在一起了。我彷彿立於醒前的邊緣，睜眼前，是夢；睜眼

后，是現實！

而這個世界，是夢呢？還是現實？生於此，存在於此，有時竟也夠使人茫然！幾次午夜醒來，感懷身世，自己是在夢中呢？還是在現實里？凝思處，彷彿此身不由己：夢是現實，現實亦是夢！

人生的途經，每一個步伐都是一個記錄：啓步前，是夢；啓步后，却是現實了！這一層領悟，却使人慨然夢醒：現今的世界，何嘗不是前人的夢？現在的我，又何嘗不是我以前的夢影？縱然這一切不是好夢，是噩夢，然而，終究是夢！現實的夢！理想的我是好夢，現實的我是噩夢，於是，我只有負着夢的創傷、痛苦，掙扎前行……

忘記了是那個大澈大悟的人說過：世事一場大夢！而今，我們探索夢的路徑，我們惑於迷濛的美，我們惧於狂暴的魔魅，而我們得堅強起來……或許，夢都是美好的，然而，夢醒時又怎樣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

「什麼都不會」

「你什麼都不會，真是枉過了這一生！」「朋友」的話在我的耳邊響着，在這個寧靜的夜裏起了迴音。我抱住了頭，彷彿在抗拒一陣彈雨的襲擊似的，孤影在燈光下，若再被我這位「朋友」見到，必然把我這「準土包的」認為是「懦者」莫屬。

自然「朋友」是要我「什麼都會」的。現在廿世紀的時代是十分複雜的嘛，「什麼都不會」，豈不是立不了足！

出來社會後，認識的「朋友」實在多，在大街小巷上走着，在工作的場合裏……總有那麼多的「朋友」在注意着你，使你不能不覺得「榮幸」。難怪嘛，前人也曾說過「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現在總算是「出外」了，沒有「朋友」，還成什麼話？

以前小的時候，總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稱兄道弟」，現在見的與看的多了，要「不明白」也不能夠。人是感情的，有了「兄弟」般的「朋友」，「有樂共享」，自然不會這般「寂寞」了。試想，在一個繁雜的社會裏，沒有了成羣結隊的朋友，沒有人去戲院，也沒有人上夜總會，沒有人逛街看人，也沒有人穿着奇服異裝出來給人看，……這個社會不是太「冷寞」了嗎？

人應該享受「熱鬧」才能體驗得出人間的「熱情」與「溫暖」呀！做人，誰願意「孤單寂寞」呀！而我的「朋友」，我出來社會後所認識的一些「朋友」就是這麼一些「不甘寂寞」的！

「朋友，歡迎你！」他們熱情地伸出了手。

「朋友，你要喝些什麼？」

「牛奶奶水。」

「這麼大了，還喝牛奶奶水！叫一支白啤！」一個「朋友」以卑夷的口氣說。

「這是什麼地方！叫牛奶奶水，豈不笑死人！」另一個提高語氣。

「可是，我不會喝酒！」我委曲地說，有點怯然。

「學嘛！不會喝酒，混甚麼世界？」

我啞然了，不會喝酒是「混」不了這個「世界」的！學習喝酒不難，但喝上了癮怎麼辦

？

「朋友，你吸煙嗎？」

「我不會。」

「煙也不會吸，差死了！」又是「狗眼看人低」的訓語。

煙酒除了能麻醉神經外，我實在看不出它們有多大的好處。

「朋友，你煙酒不會」，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人家一眼就看不起你，你還能在社會上幹些什麼呢？」

「我實在沒有這種嗜好！」

「你別這樣裝老實，總有一天會被人吃掉的！」這是「朋友」的「忠告」。自然，我本性是這樣，我何嘗「裝老實」呢？

「朋友，你搓過麻將沒有？」

「我不會？」

「紙牌摸過沒有？」

「我也不會。」

「樣樣都不會！你以前的日子是怎樣過的？」又是不屑的神色。似乎，學會了這一套，才算枉度了以前那一大段的日子。

「年輕的日子應該有多一些生活花樣，不然便太寂寞了。」我的「朋友」又說。

「你上過舞廳嗎？走！」他邀請起我來了。

「我不會跳舞！」

「你不會跳舞？」他又驚愕又不屑。

「你甚麼都不會！……你會和女孩子接吻嗎？」說完，一陣哈哈。

我對這種無端端的嘲弄與污辱感到氣惱；然而，我畢竟還有一種容量，我沒有發作。我畢竟還是剛出來社會，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我除了靜聽冷觀之外，便是容忍。

我是否真的無用呢？我是否真的枉度這一生呢？……

「你是沒有用的，甚麼都不會！」這是迴音，在空中響着。

「朋友」所要我「會」的，除了「吸飲」之外，當然是「賭嫖」了。這就是「混社會」的法寶？這就是現實人生所「追求」的？

自然，我不會這一些；我「無用」，我不想學；所以，我只好做一位「落伍者」了；失去了「人生的樂趣」，失去了「年輕人的享受」……呵，不能與你們爲伍，實在對不起了，我的「朋友」！

在許多可以不「寂寞」的場合與時刻，我只好做一個「寂寞」的人了，只因：我「甚麼都不會」！

（一九七二年）

狗

假期回家，赫然發現家裏養了一隻狗。狗枯瘦而小，見到我這個「陌生」人回來，還會發出幾許吠聲。牠剛出世幾個月，若是落在有錢人的家裏，必時吃得「肥腸肥腦」的，但不幸落到我們這個家裏，吃成這個「皮包骨」的樣子，煞是可憐。

「你們給牠吃些什麼呢？」我問妹妹。

「家裏吃剩的一些稀粥淡飯。」

「一天吃幾次？」

「兩次。」

兩次！而且只是一些稀粥淡飯！你們不是在折磨這隻小生靈！我幾乎責罵出來，但我忍住了。實在怪不了妹妹。這個家，養活自己也困難，那裏還有這種養狗之命！

「我知道家裏沒有這種養狗的經濟能力，爲什麼還要養狗呢？」

「哥哥，我們養的雞又被偷啦！」妹妹心中憤恨地說道。

呵，我明白。狗是在被迫的情形之下養的。家裡平日養的雞並不多，幾隻生蛋的母雞，加上十來二十隻的肉雞供過年過節的時候出售或自己用罷了。偷雞的事，我在家時也發生了

幾次。每次被偷，總會留下幾隻還給你，算是偷者的「良心」，但年年有偷雞事件，真是不勝甚擾！辛辛苦苦養成的雞，一次被偷，就連血汗本也賠了過去，怎不叫人傷心！家裏養一頭狗的念頭早就有之，但一直養不起，想不到我離家不久，倒真的養了一隻狗。

「這隻小狗是村莊阿林姨給的，是好的品種。」妹妹向我解釋。好的品種，被養成這種「瘦皮猴」，我不禁苦笑。我掃視這個家，它越來越古老和破舊了。

養不起狗而又必須養牠，這不是人生一件多麼無可奈何的事嗎？

「爸，養了狗，人家要偷我們的雞還是有辦法偷的！」

「你知道，偷雞的都是一些失業漢或者一些窮愁潦倒的人，我們的狗只要能吠，能嚇走他們不就算了！」父親攤着雙手講話。

這也是實話。有組織計劃的壞人要的是搶劫或綁架富人，他們那裏會來偷你幾隻辛辛苦苦養成的雞呢？偷雞的人多是一些窮愁的失業漢。他們爲了自己的肚子而偷雞，但那些被偷的人也一樣在生活線上掙扎啊！

於是，家裏養了狗，目的只是在夜裏嚇走偷雞賊，用心是夠良苦的！可是，家裏情況困苦，這隻可憐的狗却是三餐吃不飽，算是牠的不幸！其實，人已吃得骨瘦臉青，身爲狗的，又怎能盼望吃得肥胖呢？

我想起富翁家裏養的狗，被愛護倍至，照顧得比親生愛子還要優厚有加，別說出外坐豪

華汽車，在家時更是睡床吃佳料……人的生活常因環境與地位的不同而有別，想不到狗也是如此！

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離家以前，鄰家本也養有一隻狗，但因家境的情況日衰，養人困離，養狗更不必說！於是那一天，政府槍殺野狗的人來了，他們索性把自己所養的那隻狗放了，讓政府人員捕去當「野狗」槍斃了。狗生在窮人家裏，命運竟是這般苦的！唉，還要多說些什麼呢？

我看着自家的狗，心裏澎湃着狗命和人命，他們到底有多少差別呢？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

鐘錶

從前的人從太陽的位置方向中推測出時間，現代的人雖然未必不能這樣做，但因為鐘錶處處有，大家似乎懶得去做這種不會很準確的推測吧！

說實在的，鐘錶的發明，給人類的方便大極了。不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只要從圓盤裏看看長短針的位置，便可讀出時間來。發明鐘錶的人實在夠偉大：他把一天分為廿四小時，配合着太陽的東昇與西下，精確又合宜，使人因而能生活得更加有系統與規律。

小時學會看鐘錶，似乎是父母的功勞。在鄉村簡樸的生活中，似乎大部份的時間是消磨在田畦中的。爲了工作上的原理；父母親在晚上便教我學習看時鐘，以便在白天工作繁忙時，叫我回家來看看時鐘，然後向他們報告時間。在還未進學校受啓蒙的時刻，數目字當然是不懂得的，但自己却能從時鐘長短針的位置上「摸」出時間來，未曾不叫自己興奮一陣子。等到在一年級時，先生教導怎樣閱讀鐘錶，自己覺得簡單輕鬆，無不是父母預先啓迪之恩。

似乎，每天看時鐘，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種活動。起身後看看是幾點，檢討自己是遲起還是早起，也是一種自然養成的習慣。過後，準備午餐，煮晚飯，出門，預備熄燈就寢……常常得看看一下時鐘上的時間，以決定是否合時。生活上須要看鐘的機會是很多的。

有時候，因為忘記給時鐘上鍊而致它停頓下來，失去了正確時間的指示，生活就好像失去了指標，突然間感到多麼的不方便！

小時家裏有一個老鐘，可能是因為已經「上了年紀」吧，常常會走慢，使到時間不正確，那個時候，看時間得自己加上十分甚至十五或二十分，才能使時間正確起來，雖然夠奇妙，但因手頭拮据，買不起新的鐘，實無可奈何也！後來，為了使時間準確一點，常常在上鍊時給它轉快十多二十分鐘，然而，當它走久之後，時間照樣不準確，這樣的鐘，正如一個已經殘缺的老人一樣。

至於錶，戴在每個男女的手上，似乎像飾物一樣，然而，它的作用却與金銀珠寶等那一類飾物不同；錶除了能給人一種自然的美觀之外，還能隨時隨地給人時間。近年來出產的名錶多得不能勝數，而且配上日月，完整實用，無怪乎許多人都感謝科學的恩賜。

我很小時就响往着要有一只手錶的，奈何，响往任由我响往之，戴錶却不是自己能力範圍內可做到的事。在班裏，看到一些同學戴着錶來上課，覺得他們威風得很！自己靜處一隅，心想：要不是自己出身家貧，何嘗會沒錶好戴呢？在那種狀況中，我學會了一種自我安慰，也學會了暫時滿足於自己的現有狀況——要錶嘛，等改天有錢才來。

上了中學，對於錶還是感到羨慕的，不過，却學會了以淡然的態度對之。考初級文憑那個時期，父親把他那手上戴的老錶轉讓給我，使我不致於在考期裏誤了時間。接過舊錶，我

雀躍了好一陣子，不過，繼而一想：父親反而沒錶好戴了，歡欣的心突然間低沉了不少。後來，父親確實忍受不了無錶之苦，結果，他忍痛花了十多塊錢，買了一只新錶。

失業人數的增加，常常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個一向平靜的鄉村，也有盜賊的出現了，偷的是一些鷄鴨之類的畜牲。那一夜，我們這個必須在生活線上掙扎的家也「有幸」被小偷光顧了。小偷在三更半夜進來，正是人熟睡的時刻。結果，衣服被東翻西丟一場，找不到什麼「寶貝」的東西來，結果，大概是在惱怒之餘，便把桌面上放着的父親與我的錶偷走。第二天起身，驚覺有賊進屋，真是「大新聞」，雖然屎坑裏掏不出金銀來，自己沒有什麼被人偷，但白白損失了兩只手錶，怎能不痛心！

於是，好辛苦才盼望到的一只能戴在自己手腕上的錶就這樣不翼而飛了。以後，手上空空無物，回復了原先的狀態，任何時候，欲知時間分秒，自然又是不方便之極。偶然間，忘記了手上是沒有戴錶的，拿起手來，欲睹無物，只有啞然失笑，輕嘆一聲！

而今，手上無錶，只好學習過一過無錶的生活。好在，目前的店舖住宅都掛有鐘，而路旁行人也習以如常地戴錶，要看時間問點鐘還算方便，不必再像從前人那樣「住在山中不知日月」。況且，從前人沒有錶也能過得愉快，自己又何苦一定要買錶戴錶呢！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年河畔絮語

悠悠的大年河，似乎不曾有過澄清的時刻。——或許她會澄清的，但將在甚麼時候呢？離開她，正是風雨連綿，她滿腔沸滾，激盪着不平與嗚咽的時刻；重回故鄉來到她的身畔時，她雖然靜若玉兔，平波無浪，但一片濁黑的容貌，仍不減當年的憂鬱！

大年河也許是憂鬱的！

小時的時光在僻靜的鄉下渡過，到了有機會讀小學，進到城裏來，才算接觸了大年河，目睹了她的芳容，往後的歲月，在大年河畔奔動的機會多得很，見到了她的文靜，也看過她的澎湃，每一次，她留在人腦海的印象不是濁黃，便是悵黑。

也曾聽過日治時期她所經歷過的血淚滄桑的慘痛往事——許是因爲這樣罷，她竟像一位被蹂躪得失去光彩的老婦。

河畔近橋的那一座巴剎，在我的記憶裏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在無數個失去的年頭裏，自己必須趁着清晨尚未上課之前，匆匆載一籬菜到巴剎來應市，然後才匆匆趕回家。有一天到巴剎，大年河或許正沈醉在迷離的霧中，或如閨中靜女正留神着河岸兩旁草叢的蟲鳴甚至在蒼穹中馳騁的燕吟鳥語……在大年河悠悠的流水聲裏，我每天得在迫人的生活圈子

裏迴旋。嘗着生活苦澀的經驗。我曾妒忌過大年河；妒忌她的閒靜，置鬧市的煩囂以及俗人的苦惱於不顧！

而大年河真的置這些在她身畔發生着的血淚事蹟於不顧嗎？

大年河畔的同學很多，特別是德兄與淮兄的家，成了我常到訪與求教的場所。多少個午後與黃昏，我們討論着功課，切磋着某些燃眉的家庭問題，更茫然地談着現在與將來。我們都有幾乎相同的處境，都殷切地盼望有個美好的未來，我們知道必須把握住現在。但是，當我們望及悠悠的大年河，始終沒有碧澄的一天，我們對美好未來的幻想實在不敢存着太大的把握。

那一年衡兄從威省來到大年河畔，隨身飄來了一股文藝的風，我被吹得心花頓開，覺得文藝的花朵多麼美好。那時候，時常找他，又談又寫，生活在一種憧憬的天地裏。過後，文友一多，在大年河畔談文藝，掀起一股熱潮，那何嘗不是美妙的事！但是，當時的美夢如過漲的氣球，才要升向蒼穹便爆裂。一陣子的熱鬧，換來了過後的冷冷清清——這一切，大年河畔是最好的見證，風拂過她的胸懷時，不知她是否在竊笑我們年輕人的荒唐！

有幾次，我立在大年河畔，真想告訴她：有一個年輕人，他要向她叩千百個頭，只要她能把她靜穆淡泊的涵養功夫傳授一份給他。

曾經陪了朋友，散步大年河早已被遺棄的古舊碼頭，觸及一片冷清清，不禁掀起懷舊之

情。在這個古渡頭，偶有小漁船靠岸，但已不是當年的繁華所可比的了！懷舊之中，朋友掀起在此垂釣的興緻，自己雖滿口答應，但魚還沒有半條上釣，自己已經離開這塊故鄉的土地了。

離鄉遠去，只有讓大年河怏怏的影子從我腦的平原上流過。

記憶裏的大年河，雖沒璀璨落霞的輝映，也沒有晶瑩如鏡的皓潔——但是，她何嘗不美呢？那許多的人和事，那些構成我記憶架骨的往事，都是使我做夢也會感到甜蜜的。當我正在異鄉，在幾百里外的異域裏。

總是想：月是故鄉的明，人是故鄉的好。

風吹過，雨也洒過，體驗到了他鄉的冷暖，懷鄉的病更加濃厚起來。

終於回到了故鄉。又見到了大年河熟悉的容貌：那一河污濁的流水，還依舊是當年的情景。我默對大年河，想訴說遊子在外的際遇，更想看看歲月到底改變了她一些甚麼！

我本該向她訴說我在外的落寞的，但是，來到故鄉，大年河畔的朋友散的散，離的離，還留下來可以一談的，已經廖廖無幾了。我還能說些什麼呢！來到故鄉，我比在外的日子更落寞了！

大年河，我只能以你所擁有的冷靜淡泊擲還給你。我年輕的夢還很美滿；我願意攜着那一份美麗。可是，多少次的盼望後回到了故鄉，當時的朋友再也無法聚集一起，看大年河的

潮起潮落了——

啊，大年河，你要我再說些甚麼呢？



（一九七一年四月廿二日）

風雨

早晨在雨聲中醒了起來。雨在宿舍外如泣如訴。陰霾的天，雲朵重疊，這陣雨可要絮聒到什麼時候呀？去想它可能白費心機：不去想它，一顆心却如飄零的花朵，爲自己的下落而不安。

昨晚刮了風，到了深夜還似在趕程般的匆匆着。我倚着窗，分明是呆了好久。風撲向我的臉，撫着我的髮，穿過我的心。我有冰冷的感覺，似乎我已習慣這一種冰冷。

那些逝去的日子裏，有多少歲月是在清風冷露裏渡過。忘不了清晨在床上爬了起來，穿件粗衣，便匆匆去到冷風裏，趕向那片原野；忘不了在冷凜北風裏趕幾哩路去挑水回家，那一幅殘涼的旱季景色；忘不了在刮風落雨的日子裏，每天像小偷一樣，偷取太陽偶然閃現的那一點時光到田裏種些這個，種些那個，可是，一陣大風雨傾盆下來，許多血汗功夫都成煙盡棄。更忘不了，踏着泥濘路，蹣跚地趕到學校上學的日子……

美麗的記憶也不是沒有的。在更小的年齡裏：到雨中淋雨，到雨後的小河裏摸魚；到泥濘路上找黏土塑人塑各種奇形怪狀的物體……

而今，美麗的記憶是漸漸地遠去了，但使人愁悶的事件，却總是演了一次又一次。人追

求的是什麼呢？擺脫悲哀，邁向幸福，是嗎？可是，生活在風雨中的一羣人，幸福的定義是什麼呢？

又見風雨。

記憶湧到腦海裏來；在現實生活又面臨新的經驗。風雨的路，常常是踏了又得再踏的。人，有那一天能擺脫得了風雨？

打了個寒噤，看看，自己可要着涼了。在風雨裏掙扎的日子，什麼病也沒有；身在室內，却反而得披寒衣，怕着涼受凍。這雖然有點使人不相信，但却是不矛盾的。在生活的廣場裏，有幾個經得起風吹雨打的人是會輕易倒下去的？

意志是從鍛鍊中得來的。

雨飄落下來了，那些茅草東傾西倒，搖搖欲垂，但風雨後，它們却依然壯健地直立着——沒有倒下，可能更茂盛。

倚窗望雨，望窗外的萬物，身體忽感寒涼，頓覺自己這個躲在室內的人實在可悲。如果可以，我要開門去，走在風雨中，接受另一場生活的考驗。

承受風雨吧，像展翅翱翔的燕子。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卅一日）



第三輯：爪痕

(一)	沙灘爪痕·····	81
(二)	新山海邊·····	84
(三)	遊星加坡植物園·····	87
(四)	波德申海濱瑣記·····	90
(五)	巴東勿剎點滴·····	93
(六)	投宿合艾·····	96
(七)	從合艾到雙溪歌樂·····	100

卷之四



卷之四

沙灘爪痕

在別墅裏把一切安置好了之後，走了出來，面向那片海，長長的沙灘迎向我，啊，浩潔的沙灘！

沒到沙灘，已是兩年。兩年像一陣過眼的雲，飄向歷史的茫然處。並非夢裏沒有海邊沙灘，也非日子疊日子的流水賬叫自己心安，只是生活的囹圄使自己抽身不得。每日望樹看山，望到更遠處，也不過是濛濛的雲罷了，沙灘呢？

出生為山城的孩子，根本不知海的浩瀚，直到那一次有緣相見之後，它終在腦海裏栽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己不懂游水，到了海邊，只好留連沙灘，望海聽潮，所以我愛沙灘是更甚於愛海的。雖然，沙灘是因海而存在，但在我心中，它的地位並不因此而削減。

一片碧綠的海，展開在眼前，陽光下波光瑩瑩，海是不會靜息的。微微的波浪，汹涌的海濤，總是它生命力的表現。而始終默默地陪伴着海，望着海展示它的生命力，傾聽着海歌吟的，就只有這潔白修長的沙灘。

久違了，沙灘。朋友和我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太陽西斜時，我們如與老友聚在一起似的，在它的懷抱中徘徊了一回又一回。柔軟的沙，在人們的腳下靜靜地鋪着。沙灘斜斜地

靠着海，像依偎在她情侶的胸前。我們都太天真了，腳步輕輕，很想探聽海與沙灘這對情侶到底傾訴些甚麼。

皓白的沙，成千上億對擁擠在一起，就像泥土集而成路。修長的海岸線，真的夠人徘徊了。腳踏過處，都留下了深淺不一的履跡；行行復行行，再回頭望時，足跡却遠了。在茫茫人流裏，人是渺小的；在修長的海岸邊，人又何嘗不渺小呢？今夕潮退，我們在沙灘留下了足印，明天潮漲，這些小小的痕跡可曾保得了？幾個人能在沙灘上留下永恆的足跡嗎？我不禁佩服起那些不會被時代浪潮淘盡的人物！

海風徐徐，黃昏的海濱真能陶冶人的性情，霞光碧海在前，青山蒼林在後，在這純潔的境地裏，心最能靜，而當煩囂皆忘，心平如鏡時，便覺得萬物皆友了！萬物靜觀皆自得，多謝這濱海沙灘，是你讓我們神會了這享受。

多少珍貴的貝殼，盡埋沙灘，我們若再天真十歲，必當拾貝歸去，可是，夕陽下，自己生活的倒影却蒼老得多了，能不唏噓？

入夜時，海潮上漲，擊岸而來。或許是過於興奮，或許是想重溫一下已逝的夢，大家都守在岸邊，對着沙灘，對着煙濛的海，聽潮迎風。想起這是多難得的一夜，只好羨慕起夜夜與潮私語的沙灘來。再想想，當大海狂暴起來時，這忠厚的沙灘還得默默地忍受驚濤駭浪的侵襲，甚至摧殘。人生有時也不是這樣？深深的領悟中，我們更沒有睡意了。

沙灘，這大自然的佳構，何只靜穆美麗呢？許多愛情的美麗故事，在它的溫床裏滋生；也有許多悲劇，在跨過了她的懷抱而結束。我的到來，除了一份對大自然的極切嚮往之外，本沒有捕回什麼故事的意念，浩潔的沙灘，從活生生的具體鑽到記憶裏，只是，它贏得了我再三的回望！

回望裏，只嘆息那段湮沒了的童年！如果時光允許回頭流，我真願留在這沙灘上，弄潮造沙屋。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

新山海邊

如果靜謐清幽的環境能陶冶人的性情的話，我實在不能不感激新山的海，還有海邊的樹木樓宇，端莊壯麗，置身其間，使人心胸蕩然。

依不拉欣街沿海一帶，是新山風光優美的地點之一。一條海，隔開了星加坡和馬來西亞；一條長堤，却又把兩個國家連繫起來。沿着海邊，有各類商店，飯店，書店以及攝影理髮店等等。街道是寬大，整齊而清潔的。較為壯觀的，是巍峨的郵政局，銀行以及圖書館。在郵政局的前面，種了無數的花草樹木。圖書館再過去，是一片相當廣闊而青翠蒼綠的操場。

郵政局前面那條寬闊的馬路，常是車水馬龍，算是交通要道之一。過了馬路，海就在身邊了。海邊的土地上，植着青青的草，也種着枝葉繁茂的樹；於是，縱使是炎午也好，人在海邊行走，盡是陰涼的一片，若加上海風的吹拂，只覺得清涼，不會覺得悶熱的。

站在海的這一邊，可以清晰地望到星加坡那一個鬱鬱蒼翠的島，樹木成林，也可以見到屋宇以及在靠海地方所停泊的幾艘舢舨船。更可看到長堤上匆忙奔馳的車輛……

新山的海，並沒有一望無際的浩瀚氣勢，但它的蔚藍與平靜，却彷彿一位文秀的少女，給人恬適的感覺。是的，雖然每天有潮漲潮落，海面的水會高會低，但它卻不會像發起性子

的汪洋大海一樣，驚濤駭浪，使人心驚肉跳。風過時，潮起時，它也會浪花滾滾，讓片片陽光閃耀得像金色鱗片似的，十分美觀，不會使人恐懼或噁心的。

不會有移山倒海的狂風暴浪，靜謐的海真夠人凝思。我們曾在下午的時刻漫步海邊，正是潮漲的時刻。海水衝擊堤岸而來，發出悠揚悅耳的鳴奏。人在樹蔭下，或閒散，或稍息於爲遊客而設的石椅上，靜觀風裏的山河也好，閉目沉思也不妨，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樹蔭下所設的石椅，常會爲情侶們所佔據，特別是黃昏或夜晚時刻。在悶熱的午時，當許多人在家裏坐立不安時，却會有三幾個人，許是失業漢，或是流浪兒，在海邊樹蔭下的草地上，仰臥而睡，置世界的煩囂與喧鬧於身外。偶然也有幾個青年人，聚在一起便天南地北地暢談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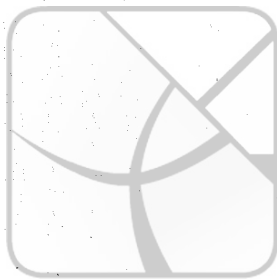
夜晚的海邊，另有一番迷人的情調。星天下，月光中，彳亍在海邊，遊客幾許，情侶雙雙，增添了一種羅漫蒂克氣氛。這一刻，車聲更少，人更靜，海邊有一種引人遐想的境界。

夜晚潮退時，海灘淺得見底。我曾不只一次地見過利用這機會捉螃蟹的人。他背伏鐵桶，一手提電筒，一手拿工具，腳涉水中，見到螃蟹，便眼明手快地捕了放到桶裏。這是生活的一幕縮影，有時往往吸引了不少好奇的人在堤上圍觀。

有時，在午後到來，常可見到海裏成羣的游魚，閒哉悠哉地遊蕩，安然自得。偶然也有垂釣的人，讓一個週末的下午消磨在海邊。

這裏沒有碼頭，久久才會有一輛小輛的貨船到來，或者一艘摩多舢舨急速而過。此外，海面常是靜得一如閨女，任人觀望，任人神思默想。

這裏，沒有潔白的沙灘，沒有人投入它的懷抱來個暢泳，但這又何嘗失去了它的存在價值呢？它的端莊秀氣，它的處亂世而不鬧的嫺靜氣素，使人嚮往，使人難忘，使生活圈子裏匆忙的一羣想到一親它的芳澤，怡愉胸懷。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遊星加坡植物園

登上德士，說要去植物園，司機聽了好久才知道我們所指，原來，一般人都叫它「紅毛花園」。

入口處，有兩堵不規則的花崗岩所砌成的矮牆。走入園內，沿着柏油馬路，所見到的花草樹木，真是琳瑯滿目。悶氣的午後，儘管走在鬧市裏有一種迫人的窒息感，但來到這裏，却是清風吹爽，虫鳴唧唧，濃陰暢涼，使人如入桃花之境。

整個植物園，除了馬路供人漫步彳亍之外，不管是平地，斜坡或是小丘，都鋪滿了綠油的青草，整齊而大方。在這個綠意盎然的境地裏，樹木繁植，百花齊放，置身其間，如面臨千山萬嶺，目不暇給，美不勝收。整個植物園十分廣大，道路有好多條口從一處到另一處，都有奇花異草可觀，而且，所植花木，都經人工的特別照顧，除修飾美觀外，多數花木都有一小牌，告示它們的名稱與特產地，方便旅客的認識。此外園內設有坐椅，方便遊者的歇息。

從告示的小牌子上，我們獲知遠近各國的林木都可在此園中發現。別說近在星馬兩地，就是遠在歐美的植物也可找到，有古老粗枝巨幹的大樹，根莖葡萄在地面上，也有葉細枝小

的矮灌木：有松柳之類的針葉樹木，也有亞熱帶盛產的落葉樹。樹有高聳矗立的，有隨風搖逸的。有青綠的葉叢中呈現火紅的鳳凰木，也有果實纍纍樹身長長的珠子椰樹。有叢木聚集一處的，也有作適當距離疏散而種的樹木。每一種樹，都似乎有它獨特的葉子形狀，正如人的千奇百怪。

花的種類更多。大紫大紅的，雖能吸引人的視線，但黃藍粉紅，細小淡白的，也一樣有它們美麗瓏巧地方。有許多本屬野花之類，經過人工的刻意栽植之後，不但鮮艷奪人，而且還可顯出俗中之雅來。叫人驚嘆！真的是野花也一樣香呵。各類的花，除了沿路任意栽種之外，還有另闢角落，細心種植關照的。茉莉，玫瑰，芍藥，水仙，……那麼高雅聖潔地屹立園中，粉蝶翩翩羣飛，來往於花叢間，與遊人同樂。風飄過處，撲鼻哼香，真使人留連忘返。

在接近入口處，有一座相當長的棚子，攀滿了喇叭花之類的植物，加上遍植其他花叢，另有一番情調。在園中，尚有一處盆栽了無數珍貴的胡姬蘭花，花與葉子的構造以及題色棵不同，實在值得愛花者細細觀賞。

濃蔭綠意，真不愧是鬧市中一個鬆弛精神的好去處。尤其可貴的，是園裏還有一個大池塘。池塘在陽光下閃着金黃的光芒；池中設有噴泉，增加其美觀。池中有成千上萬的游魚，見有遊客便趨向岸邊，全部湧擠在一起，一點也沒有畏懼之感。如果遊客施捨一些食物，如

麵包之類的，牠們你爭我奪，使人見了產生僧多粥少之慨。尤其妙者，是池塘中還有幾隻天鵝及鴨子間哉悠哉地弋遊着，撥起水面陣陣漣漪。我不知這些禽鳥是否有啄食水中的游魚；若沒有，那真是妙事了！

在池塘的另一邊，草木叢生，但却清涼幽僻。沿小路走進，可見一座小小的人造假山及瀑布，水聲潺潺，虫鳴此起彼落；小石階上苔蘚處處。在這種密葉濃蔭裏，雖能暫忘人生的煩惱，但也會使人聯想起荒僻的原始森林來。

在園裏還有一小塊特別開闢的沼澤地帶，種植了許多無花植物，使人大開眼界。此外，園裏的猴子多得很多，有的帶着孩子跑，有的爬在樹上作出怪叫聲，無奇不有。

和朋友花了幾個鐘頭在園裏蹣跚，覺得勝過欣賞一場電影；只是走出園外時，仍然有走馬看花之感；植物園裏可細心觀賞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波德申海濱瑣記

我喜歡大自然——一個從小就在鄉村長大的孩子，這份感情是不難瞭解的。然而，踏入社會以來，生活的繁忙，工作與瑣事的纏身，自己再也沒有那份情懷去遊山玩水了；而且，也掀不起那種閒情逸緻去接近它了。

這並不是說，自己這顆對大自然喜愛的心已經淡了——沒有！事實上是：無情的生活總是把人束縛起來，身不由己，自然辜負了大自然的美好風光。

縱然如此，當自己沒有喪失了生活的目標，當自己奮鬥的信念還在，我畢竟是不呼長吁短的。偶然之間，當機緣到來，自己能得便抽身，還是會像其他年輕的大夥兒一樣，投身到山巒海懷，儘情地唱出年輕人的熱情與希望，忘我地和大自然的節奏鳴合……這是美好的時刻，雖然機會少得很。

能到名聞全馬的波德申海灘一遊，嬉水開眼界，確也是一種機緣。很小的時候，就在書本上讀到波德申海灘的文章，知道這個中馬海浴場勝地，沙白灘長，不時都把大批的遊客和泳者從遠近地方吸引了過來，也成了許多不能一親它的芳澤的遠客心目中嚮往的地方。

我就是這樣，嚮往着波德申，偶而也幻想它那樹影婆娑，濤聲拍岸的英姿……然而，自

已還沒有機緣到它的懷中躍躍時，竟爲了工作上的原因，到了東海岸去。當然，在東海岸，我見到了漫長而皓潔的海灘，我也浸過那波濤滾滾的海……我對海更爲熟練了，對於修長而皓潔的沙灘更有印象了。波德申海濱又如何呢？身在吉隆坡時，路程已經近了，當朋友說要組織前往時，我私心竊喜，急不及待的報了名。

起程那天剛好是週末，出遊的人相當多。巴士經過加影、芙蓉、再轉西直往，到了波德申，我還以爲海浴場就在城市的附近，但却不然！巴士車還得沿着漫長的海岸繞走了好幾哩路，這使我想起到檳城峇都茅或峇都丁宜所要走的沿海那條曲折的路。抵達目的地時，但見巴士車密集，灘上人山人海，真使我愕然吃驚，因爲在東海岸，我是從沒見過這麼多巴士與人聚集在一個海灘上的。我們的巴士尋找了好一會兒，才在外邊路旁的一小空地上停下來。爲什麼會這麼多人來這裏呢？是慕名而來呢，還是因爲中馬沒有其他更好的海浴場了？我實在有一陣子的疑惑。

從林間路走向沙灘去，近口處，有餐店；在沙灘上，也有小攤子販賣冰水與小食……方便旅客解渴與充飢，這種設備，我還是在這裏第一次見到。我到過其他的海灘，特別是東海岸的海灘，別說修長的海灘，一望無盡的是水是沙，沒有小攤子，就是要找歇息的屋子，有時候也感困難。當然，到海灘來的人，多數是爲了游泳而來。也有些背天席地在灘旁林蔭下休息，也不必去找什麼海樓或食風樓之類，像那些高級的旅客在檳城海旁渡假一樣。

我和大夥兒擠在人羣中，好容易才在沙灘一邊的樹木下找到一個滿意的地方，放下衣物，然後，穿了泳褲到水裏載沉載浮去了。這裏的海面平和，浪潮並不汹涌。海水遠望蔚藍，近看實呈現泥黃淺灰，並不怎樣潔白。沙灘雖漫長，但並不是筆直皓白。蜿蜒的沙灘，使這個海浴場構成了一個灣。灘上的沙雖然細小，却呈露泥黃，這或許是遊人過多所造成的吧！

在海灣中儘情擊水悠游的人很多，多到從沙灘的一隅望到另一隅時竟見水上黑頭粒粒，浮來浮去呢！他們在水中，該是盡歡暢遊的。然而，能游動的範圍那麼小，行動有時難免受到約束，這是一憾。縱然下水的人那麼多，不下水的人還是依樣的多。他們有些携家帶眷而來，在樹下選個好的地方，擺下餐物，扭開收音機，聽濤吹風，正好消磨一個煩悶的午後。

到海濱來的人似乎各色各類的都有，而在人頭鑽動中，我竟發現有三幾位穿着畢基尼裝的少女若無其事的走來走去。這幾位少女在人羣中昂然闊步，「美肌」暴露，彷彿無限自豪似的。或許，波德申近西海岸的大城鬧市，人們也變得「大方」起來；在東海岸的沙灘上，如果也出現這些露肌擺臀的少女，大家不竊竊私議才怪呢！

來到波德申海濱，我的眼界當然是大開了。作爲中馬有名的海浴場，每個週末假日吸引了大批的旅客，當人羣湧動起來時，它似乎顯得過小一點了。遊過了波德申海濱，我心中一直在想：如果東海岸修長而潔白的沙灘換來波德申，配上它原有的平靜海面，增加天然美景以及增廣人們着足的地方，這豈不是更妙哉！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

巴東勿刹點滴

越過大馬北端，來到了小城「巴東勿刹」，經過設在火車站旁的移民廳的過境蓋章手續後，自己算是踏進了另一個國家的土地了。那長長的鐵道正在眼前，旁邊是人們行走的小路，幾棵高大巨幹的樹枝蔭影籠罩了下來。到德士車站，到城裏的店鋪小檔購買東西，都得走這一段路。路狹小，泥沙處處，高低不平。小路旁，擺滿了售賣水菓、玩具、家用器皿等的小檔子，十分凌亂。

來到小城，仍然可在路旁見到擺賣的小擺子。城裏的馬路，泥塵滿地，老的、舊的洋樓店鋪雖有，但板屋小店更是普遍；賣布的；賣衣褲的，賣百貨的……也算應有盡有。人來人往，自是熱鬧。或許這是邊陲城鎮的緣故吧，見到的馬來人與華人相當多，語言交談絕不困難。人人都說泰南「巴東勿刹」是購物天堂，但這也要看是什麼人購什麼物；初次到此，對於這裏的商人與小販漫天開價的情形，常會猶疑不決，不知所措。商人爲利，自古中外皆然，在此更甚；如果在這裏購物，心裏上沒有準備，不喜歡討價還價一番，則常會被敲搾：一般人都知道，這裏的衣物會比大馬的稍便宜，因此，人客常多到此購物，而偷偷逃稅帶過邊界的，聽說也大有人在。這是個金錢時代，有利可圖時，誰都會動腦筋。

泰幣馬幣，在這個小城，照樣可以通用，這是一大方便。遊客到此，似乎並不久留，只是匆匆的過往——多數是要趕到合艾或曼谷，或者返回大馬各地。聽說，幾年前到此的人更多，爲什麼呢？

凝神靜觀，巴東勿剎雖呈現老，舊、簡陋，但在這些簡樸的建築物之中，還可見到三幾間比較豪華的洋樓，聽說這是聲色酒肉，笙歌舞榭的地方，自然可以吸引愛好此道的年輕人。而今，這些歡場賣笑的場所是否還存在，我則不得而知了。

除了火車外，德士及小型巴士是這裏旅客的交通工具。在火車站，總會有許多無事做的年輕人或小孩子，爭着爲旅客提攜行李上火車或到德士站，然後索取一些小費。不知是生活迫人，還是社會風氣使然，這些人中，也有人會騙取旅客的錢。我自己本人中計一次。原來，某次我欲趕到雙溪歌樂去，本打算乘德士到合艾再轉車，自己提着笨重的行李，被其中的一位年輕人「看上」了，硬要提我的行李。自己並不看重一點小費，便讓他提。一路上走，他問我要到那裏去；而且告訴我要去雙溪歌樂的小型巴士還少一兩個搭客，就要開行，何不乘坐它，又快捷又便宜。自己爲了趕路，也想嘗試一下乘坐小型巴士的滋味，便聽了他的話。到了站，小巴士內只有寥寥幾人，巴士外倒站了好多人，他告訴我這裏的人都是去雙溪歌樂的，他用暹語和司機交談了些話，便向我索取車資；自己不疑有他，付了錢，只等待開行時間。不久，司機開了一小段路，停下來用馬來話告訴我，他的車只是去北大年，不去雙溪

歌樂，並謂該青年沒付我的車資。我不禁失聲，知道自己受騙；不過，這是別人的國土，我能做些什麼呢？

乘德士，這裏的情形也跟大馬的不同。一輛德士，通常要乘上六位搭客，前座兩位，後座四位；有時，乘上七八人，前座三位搭客也是照樣擠，真的像擠沙丁魚般。不過，這裏的人似乎都習以為常。還有一點，德士車費是必須在德士開行前付清；不像星馬，要等德士到站之後才付錢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

投宿合艾

乘火車抵達「巴東勿剎」，照例自己提下行李，辦理過境准証蓋章等手續，然後登上另一列火車，駛向泰南重鎮合艾。列車在「巴東勿剎」的火車站停留很久，待乘客一一辦完了手續後才開行。由大馬開來的火車在早上十點多抵達，而泰南由「巴東勿剎」開往合艾的火車則等到十一點多才開行。火車的乘客相當擁擠，遲來的找不到座位，只好一路站立。好在這一段路程並不很遠，站個把鐘頭實在也沒有什麼。列車上各色各種人都有，但大部份是由大馬前來的旅客。搭客中，有不少歐美來的嬉痞士型的人物，男男女女短褲薄衫，長髮披肩，是出來見識世界？還是出來玩樂人生？由「巴東勿剎」到合艾，最快捷的當然是乘德士；只是，這裏的德士一載就是六七個客，擠在一起很不舒服，乘火車則便宜合算。

泰南一帶，與大馬無多大差別。在火車內憑窗外望，蒼綠隨處是，除了一些莽原荒草外，大部份是橡林農園，偶也見到一些鑛場。簡樸的村莊經過好多個，但繁華的鬧市則沒有——泰南畢竟還是個較落後的農業區。列車駛近合艾時，稻田越來越多。山鄉的氣味，迷漫着這塊土地。見到寺廟，使人聯想到泰國是個宗教信仰濃厚的佛教國家。正午十二點多，火車抵達合艾。快到站時，火車上的查票員吩咐大家小心自己的錢包及行李，提防扒手。話猶在

耳，火車抵達的氣笛揚起，大家都匆促着下車了。

朋友陳君與自己本着讓人的心，等待後來人較少時才下車。下得車來，月台上人潮湧擠，這裏有人要替你搬行李，那邊有三輪車夫拉客……他們爭取機會賺點生活費，其情形真不下于每天清晨火車到達吉隆坡時，站在月台邊沿乘機大事拉客的德士司機無異。朋友陳君與我有貴重行李，只得叫了三輪車夫，載我們到離火車站較近的火車站直街××大旅社。在火車站講定的是兩人合付十餘銖泰幣，但是到了旅館，車夫却要我們各人付資十銖。爲何出爾反爾呢？是因爲我們乃外地客還是受了通貨膨脹的影響？

合艾的火車站相當大，有地下道，有餐室，更有車站旅社，設備方面算是相當不錯。每天都有火車北上泰京曼谷，又有南下「巴東勿剎」及「雙溪哥樂」。剛才提到有人勸告大家小心錢包。巧得很，當我們下來火車時，人羣中有一陣子騷動，原來真的有扒手乘機幹活，結果被一個值班的警察抓住。

據說我們住的旅社的房間比較經濟，有六十銖、七十銖或八十銖等不同的房。房內有廁所沖涼房等的設備。合艾新舊旅社可說林立，豪華的、簡樸的、平實的……各種各樣的都有，是隨着旅遊業的發展而興建的。但這並不保証任何一個旅客都能在任何時間得到他所要的房间。碰上什麼大節日，有些旅館都被一些旅遊社包起來，使到遲來的旅客不易找到房間。朋友告訴我，他曾碰到這種情形，被追找上小旅社，而旅社則乘機提高房租。更有一次，

他問上十多間旅社而無房時，被迫乘德士南下到也拉投宿去。合艾的旅社業與酒吧業興盛，當然，誰都知道這是聲色犬馬的地方，最能吸引年輕人。舉目瞻望合艾，透視她的繁華，覺得她猶如一個濃粧艷綴的少女，把粉末底下的悲哀罩住了。

在合艾街衢上走動，商店處處，餐館不少。合艾是否是個購物天堂呢，我不得而知。從各種店面所擺出來的布疋標價上看，並不怎樣便宜；鞋子的價錢可能會比較低廉。但無論如何，我一向少有這種閒情逸緻去參觀這樣，品價那樣，所以不是購物的「人材」。至於吃，在合艾應是多姿多彩的。去餐館吃飯，炒菜煮魚，應有盡有，而且因為一些炒煮法與加料方面與大馬餐館的略有不同，吃起來好像別有味道。街邊啦，戲院附近的小攤子餐食多得很，要吃點心，花上五銖或六銖，便可品嘗到麵食粿條等。此外，糕餅攤啦，冰水攤啦，水果攤啦，小報攤啦……形形色色，人來人往，跟任何城市無異。

初到這裏，耳目覺得一新的，是滿街急速川行的三輪「勃勃車」——類似小型的 VAN，行走時發出「勃勃」之聲，載送乘客到城中任何地方，猶如巴士，但實比巴士快捷。我不知泰人怎樣稱呼這種車，自己無以名之，且叫它「勃勃車」吧！當然，這種車走動時，吵亂得很，但似乎却增添了城中的熱鬧。城中很少見到巴士走動，大概是「勃勃車」已經代替了它的任務吧。晚上住在旅社內，耳邊盡是街上的車聲以及遠近傳來的笙歌簫樂，這實在是個不夜之城。

在這裏，商店的招牌都冠以暹文，但這裏經商的華人大都會講華語或潮州話，因此，來到這裏，還不會感到怎麼的格格不入。這是一個繁華的地方，也是一個年輕人會不自覺墮落的地方。許多人歡笑而來，痛苦而去。朋友和我，爲了節省旅費及減少旅途的勞頓，投宿到這裏來。我們也算多少體會到了異國的情調。明天清晨，還得匆匆趕程到吉蘭丹去。願今夜能安眠。



（一九七五年一月廿日）

從合艾到雙溪歌樂

合艾的一夜，睡得並不安寧，到了很深的夜裏，還聽到外面街衢上的車聲，以及遠遠近的、幽幽怨怨的歌聲。午夜後，強迫自己睡覺，却又担心着隔天清晨得提早起身，因為從合艾開往「雙溪歌樂」的火車在太清早六點便將開行，遲起身的話，便搭不到火車了。時而亮燈看錶，怕誤了時間，到了最後，清早五點便起來沖涼、洗臉、刷牙，準備離開旅社趕程。

從旅店出來時，街上的路燈還亮，霧靄迷濛，有點清冷的感覺。倒垃圾的工人在街上推着小車走；偶而一輛勃勃車或三輪車走過，發出的聲音奇响。所有的店舖還關着大門：合艾還在沉睡中！在靠近火車站旁邊的廣場上，我目光偶及，發現有三幾個作晨操的人，一個上了中年的人，雙手前後擺動在運動。

到了火車站，已有人排隊購票。南下雙溪歌樂的三號位車票是二十一銖半，購了票，走過長長的月台，進入車廂內，發現廂內已有乘客，却不擁擠。火車站的咖啡攤已經亮燈做生意。三幾攤賣零食的小販，也爭取時間開始一天的生活。自己坐上火車，找到靠窗口適當位子坐下，不久之後，火車的汽笛鳴鳴之聲響起，轟隆轟隆之聲不絕，一列似乎笨重的火車，

在霧靄漫迷中緩緩的離開了合艾車站。

泰南慢車的三號座位是以木板製成，材硬而堅，座位十分濶大，伸腳躺坐，並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自己喜山愛水，對於自然的景物總不會覺得看厭，何況泰南是個農業區，山色綠野，最能使我嚮往，因此，在列車一路開行中，我總是很貪婪地把雙眼探向窗外，眺望遠景，凝視近田，吸幾口空氣也好，掇取一個點兒記憶也罷，總不願無端端地失去這難得的機會。

從合艾到雙溪歌樂，一路上大大小小的車站多的是，而較大的以及停站最久的是「也拉」車站。也拉是合艾之外，泰南大鎮之一，雖然在火車一路奔程中見不到什麼繁華城鎮以及聳立的洋灰建築物，然而，到了也拉，洋樓店舖及建築物又重現眼簾，熱鬧的氣氛又喧然於耳，火車到站時，一眼望見的就是濶大的街道，來往的車輛，以及靠近的火車站的也拉公市（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巴剎），公市裏人頭鑽動，生意買賣的熱鬧由此可知。除也拉外，一路漫長途程，却見不到什麼大鎮，只有小鄉村；所能見到的屋子也不外是木板樓房，褐灰古舊，有時見到一兩條直街，從零零落落的屋宇中，看不出街道在那裏。鄉村地方，柏油馬路難見到，而黃泥馬路倒見到不少。在這裏見到的人，衣着樸素簡單，和合艾地方一比，真有很大的差別。這會否是鄉村居民生活貧苦的反映？

火車經過的地方，大部份時間是一片又一片廣袤的稻田，猶如鋪上厚厚的綠色地氈；有

一些快可收割的稻田，稻不金黃，隨風飄舞，稻浪陣陣；這一天乘火車並沒有火烈太陽，不然的話，或可見到金黃的稻禾在陽光下閃爍。除田園外，丘嶺山峯倒也不時傳入眼簾，時而高，時而低，但最美麗的還是遙遠的青山，被白皚皚的羣雲縈繞，猶如少女胸前的綴花，很夠使人遐想。此外，也經過果子園，橡膠園，以及一些荒郊野嶺，一如在大馬的土地上一樣。

每到一站，火車停站的時間總是很短，但跳上火車的搭客倒也不少，有的提籃携物，有的帶女牽兒！可知火車是這一帶的重要交通工具。這些搭客中，多數乘到也拉或雙溪歌樂。在一些小站中，有穿着校服的學生上車，原來他們是乘火車到另一個小鎮上課。

要喝水，要吃點心，火車內都可買到。車內可買到的肉粥和炒粿條或米粉等，每碗或每盤折計星馬幣一元正，雖貴了些，但配料與煮法都十分清香可口；此外，火車到達某一兩個停站較久的火車站時，還可在月台上買到婦人賣的咖厘飯，三銖一小包，要加塊小雞腿又得多付三銖，此外，也有小孩賣冰水，賣水果，跟在大馬乘火車的情形一樣。

車廂裏的乘客，多數是暹人，講的是暹話，我自然聽不出個頭緒來。也拉過後，廂內傳來兩位婦女以潮語的對話，說的是經濟的不景氣，橡膠又無價，生活困苦……我猜想他們不是泰僑胞，就是華族後裔。最使我不能忘的一幕，應該是接近雙溪歌樂時，泰警沒收乘客私帶白米的場面。原來，一路上都有乘客帶着一兩包由紙袋包裝大約一兩千多的白米上車，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帶呢？是到歌樂售賣？還是走私？我不得而知。驟然間，忽聞車前的廂內一陣騷動，這廂的人東張西望，有的突然緊張起來，趕緊藏米，或在衣下，或在屁股後，或在座位底下……我看着他們的行動，正在狐疑，突然間，一個警察模樣穿制服人員跟着三幾個拿麻袋的人員進到車廂來，這搜那找，碰到白米，就隨手拿了丟進麻袋裏……然後又到另一個車廂裏。自己不懂暹語，不懂他們講些什麼。不過，我似乎聽說過泰南有人走私白米，賣到吉蘭丹來，這會否屬實？而這一次火車上沒收白米，是否爲此事有關呢？而人們如果走私，爲什麼只帶一兩千冬呢？……我只能這樣的猜疑着吧了。誰又能給我答案呢？

不知不覺中，火車抵達雙溪歌樂火車站。走出月台來，又是人潮湧動，這時正是近午時刻了。還是先找個餐館，解決一頓午餐再說。雙溪歌樂的城市離開火車站雖有一段路，但是，停在火車站外面的三輪車多的是，隨便叫一輛都可前往，實在沒有問題。

（一九七五年二月八日）

後記

清彊

我是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等待着這本書的出版的。不管它是怎樣簡陋，能夠順利出版，總算是使我鬆了一口大氣。

寫作的酸甜苦樂，這裏不想多談了。集子裏的卅二篇散文，是在讀書與工作的餘暇塗塗寫寫而成的。我雖把它們分爲三輯，但編排上並沒有嚴格地依據寫作的年月日期的先后秩序。而且，文章后面所註明的日期，實際上是發表時的日期，並非寫作時的日期。自己寫東西，主要在於抒發感情，描寫自己所見到的人生，寫時並沒有想到要出書，發表時也只是隨便署個筆名算了，沒有記上寫作的日期，想來是自己有意造成的疏忽。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所寫的東西的內容。

說到內容，我不能不慚愧。許多可貴的生活經驗，許多很好的體裁，都因爲自己眼高手低而被糟蹋了。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不管環境如何，我還是一直保持着一顆愛好文藝的心。而今後，我更希望能夠努力把散文寫好來，以便更能深刻地刻劃人生。讀者們的高明指教，一定能給我無限的助益，我等待着。

這本散文集，僥倖獲得一九七六年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學術文藝出版基金資助出版，我衷心的感激。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近年來已資助了幾本文藝集子的出版，這是以實際行動表

現對文藝的愛護，精神可嘉，希望大馬有更多會館羣起效尤，則是文壇的喜訊。

在本書的出版過程中，宋子衡兄幫忙設計封面，冰谷兄與保強兄幫忙校對，棕櫚出版社給予出版的方便，以及棕櫚社諸文友的協助奔走，我愧無以報，只有在這裏深表謝意！此外，文友們的關懷與鼓勵，我也趁此機會一併表示感激。

這本集子的出版，在我來說，只是一個啓步。不管現實環境多麼冷酷，我會站穩自己的步伐，繼續向前邁進，努力學習。這是我的自信，這也是我的祈言。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東海岸）

LANGIT BERBINTANG JUTAAN BATU

oleh : *Chint Chyang.*



萬里星天

著者：清彊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Sdn. Bhd.,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馬幣二元

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棕櫚出版社



作者簡介

清彊，原名蘇亞峇，潮籍，一九四八年誕生於吉打州雙溪大年，受了六年華文小學教育後，轉讀依布拉欣英文中學。畢業後在柔佛接受師資訓練，成為合格理科教師。他是一位品學兼優的苦學青年，於一九七五年考獲英國倫敦大學校外哲學榮譽學位。平日寫作甚勤，筆名很多，常用的除清彊（強）外，尚有隨雲、蹶潮、澹悠等。已出版作品包括新詩集《雲絮朵朵》（一九七五年）、散文集《萬里星天》及《村夜掇拾》（一九七七年）。

—— 冰谷識